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定歷代紀事年表卷八十六

詳校官編修臣謝振定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蕭九成

謄録監生臣朱文佐

御定歴代紀事年表卷八十六

起戊午宋神宗元豐元年○凡二十年
止丁丑宋哲宗紹聖四年

表例説

見第八十三及八十四八十五卷

宋　戊午

元豐元年

春閏正月曾孝寬罷以孫固同知樞密院事　初固與王安石議新法不合出知真定至是帝思其先見召用之

夏六月癸卯朔日食

秋九月以呂公著薛向同知樞密院事　公著前在翰林帝嘗以釋老之事語之公著問曰堯舜知此道乎帝曰堯舜豈不知公著曰堯舜雖知此而惟以知人安民為難所以為堯舜也帝默然向幹局絕人尤善商財計筭無遺策為陝西轉運副使八年改三司使洮河用兵資用浩繁向未嘗乏

豫章王宗諤

魯王元份孫信安王允寧子初封號公至是進封豫章郡王至五年再見

濮公宗誼

大康四年

秋七月諸路奏飯僧尼三十六萬

交阯

交阯郡王李乾德遣使貢方物於宋表求所失州縣宋不許

供給用心至到然不能不病民王安石方尚功利從中主之雖御史有言不聽也故蔡得展奮由文俗吏得大用

議復肉刑　帝初即位韓絳曾布建議復肉刑至是復詔輔臣議呂公著曰後世禮教未備而刑獄繁肉刑不可復將有踊貴屨賤之譏王珪欲取死囚試劓刖之公著曰不可刖而不死則此法遂行矣議遂寢

冬十一月罷文武官功臣號

十二月復置大理獄　帝以國初廢大理獄非是又開封囚猥多乃命復置

襄封二年卒追封廣陵郡王謚莊孝

濮公宗暉　濮王允讓子時濮公宗誼卒宗暉襲封明年再見

舒公王安石

高麗

國王王徽遣使於遼乞賜鴨綠江以東地遼不許是歲宋始遣使來聘王徽館使者於別宮標曰順天館言尊順中國如天云

以鎮南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寧府改集禧觀使封國公至三年再見

魯公曾公亮

封十年以太保兼侍中卒謚宣靖公亮

己未

誠度精審練達治體然性吝嗇殖貨至鉅萬持祿固位為世所譏

元豐二年

春二月召程顥判武學既而罷之　顥自知扶溝縣召判武學命下數日李本何正臣劾其學術迂濶趨向僻異且新法之初首為異論復罷之呂公著上疏言方朝廷修改法度之初凡在朝野孰無論議陛下兼包豈悉記

舒王宗懿

濮王允讓長子英宗時封魏國公至是卒追封舒王二子長仲

大康五年

春正月賜耶律孝傑名仁傑加侍中　耶律伊遜薦孝傑忠於社稷主以其可比狄仁傑因賜名仁傑

夏

夏主李秉常大安四年

冬遣使入貢於遼

錄而小人賊害指目未已如顥者陛
下早自知之其立身行己素有本末
昔在言路時有論列皆辭意忠厚不
失臣子之體兼所除武學亦未為仕
宦要津而小人斷斷必以為不可者
直欲深梗正路其所措意非特一二
人而已疏奏不納顥竟歸故官
夏五月元絳罷以蔡確參知政事確
善觀人主意與時上下以王安石薦
再調監察御史因為之用知帝已厭
安石即論安石乘馬入宣德門與衛
士競以賈直文彥博言濬川杷非濬
河之具帝遣知制誥熊本行視以彥
博言為是確遂論本附彥博本坐罷
確因代其職改知諫院判司農事覬
欲得臺端因論中丞鄧潤甫御史上

黨贈洋國
公次仲汾
贈榮國公

秀公陳升
之
封五年以
檢校太尉
上柱國致
仕卒諡成
肅　升之
深狡多數
善傅會以
取富貴初

三月以北院樞密使
魏王耶律伊遜知
南院大王事加裕
悅
夏五月以耶律雅克
為南府宰相
封知南院樞密使蕭
托卜嘉及駙馬都
尉蕭緯哈並為蘭
陵郡王
六月以北府宰相蕭
額埋頁為西北路
招討使　額埋頁
以女姪妻耶律伊
遜子蘇頁恃勢横
肆朝野側目主出

交阯
交阯郡王
李乾德送
還所掠邕
欽之民於
宋宋詔還
廣源等三
州一縣併
以順州賜
之

官均按獄失實潤甫均皆罷而確得中丞猶領司農凡常平免役之法皆成其手會太學生虞蕃訟博士受賄確深探其獄連引朝士自翰林學士許將及元絳于耆寧以下皆逮繫令獄卒與同寢處飲食旋溷共一室如犬豕久縶不問幸而得問無一事不承遂劾絳為子有所屬請出知亳州確遂代其位確自諫院為參知政事皆以起獄奪人位而居之士大夫交口吡罵而確自以為得計也吳充數為帝言新法不便欲稍去甚者確曰曹參與蕭何有隙至代為相一遵何約束今陛下所自建立豈容一人挾怨而壞之法遂不變

秋八月許二史直前奏事　修起居注

附王安石及拜相即求解條例司世以是議之號為簽相

伊遜知南院大王事額哩頁坐與伊遜黨徙招討使尋卒

冬十月詔惟皇子仍一字王餘並削降以趙王楊績為遼西郡王魏王耶律伊遜為混同郡王

十一月召沙門守道開壇於內殿

王存乞復唐貞觀二史之職執事隨宰相入殿帝是其言又故事左右史雖日侍立而欲奏事必稟中書俟旨存與同修起居注王安禮因對及之乃詔許直前著為令

冬十月立水居戶賦役法　詔求水居船戶五戶至十戶為一甲以輸賦役

太皇太后曹氏崩　帝事太后極誠孝后亦慈愛天至故事外家男子毋得入謁帝以后春秋高數請召后弟佾入見久之乃許及見少頃后謂佾曰此非汝所當得留趣遣出帝嘗有意於燕薊已與大臣定議乃詣太后白其事后曰儲蓄賜予備乎鎧仗士卒精乎帝曰固已辦之矣后曰事體至大吉凶悔吝生乎動得之不過南面

受賀而已萬一不諱則生靈所繫未易以言茍可取之太祖太宗收復久矣何待今日帝曰敢不受教

下

知湖州蘇軾獄貶爲黄州團練副使軾自徐徙湖上表以謝又以事不便民者不敢言以詩託諷中丞李定御史舒亶摘其語以爲侮慢因論軾自熙寧以來作爲文章怨謗君父交通戚里逮軾赴臺獄詔定與知諫院張璪御史何正臣舒亶等雜治之定等媒蘖以爲誹謗時事鍛練久之且多引名士欲寘之死太皇太后曹氏違豫中聞之謂帝曰嘗憶仁宗以制科得軾兄弟喜曰吾爲子孫得兩宰相今聞軾以作詩繫獄得非仇人中傷之乎摭至於詩其過微矣宜熟察

之帝曰謹受教吳充中救甚力帝亦憐之會同修起居注王安禮從容白帝曰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言語罪人軾以才自奮謂爵祿可立取顧碌碌如此其心不能無觖望今一旦致於理恐後世謂陛下不能容才帝曰朕固不深譴也行為卿貰之第去勿漏言王珪復舉軾詠檜詩曰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惟有蟄龍知以為不臣帝曰彼自詠檜爾何預朕事軾遂得輕比舒亶又言駙馬都尉王詵輩公為朋比如盛僑周邠固不足論若司馬光張方平范鎮陳襄劉摯皆畧能誦說先王之言而所懷如此可置而不誅乎帝不從但貶軾黃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弟轍及詵皆坐謫貶張

方平司馬光范鎮等二十二人貶罰銅初鮮于侁為京東轉運使以王安石呂惠卿當國正人不得立朝歎曰吾有薦舉之權而所列非賢恥也遂舉劉摯李常蘇軾蘇轍劉攽范祖禹等及知揚州會軾自湖赴獄親朋皆絕與交道出廣陵侁往見之臺吏不許通或曰公與軾相知久其所往來文字書問宜焚之勿留不然且獲罪侁曰欺君負友吾不忍為以忠義分譴則所願也至是以舉吏累謫主管西京御史臺

庚申

元豐三年

春二月以章惇參知政事三月吳充罷

充欲有所為每為王珪蔡確所沮

濮陽王宗暉

大康六年

春正月出耶律伊遜於興中府

伊遜

夏

夏主李秉常大安五

至是諫官張璪論充與郭逵書止其進兵故安南無功充既遭同列困毀素病瘠積憂畏疾益侵遂罷爲西太乙宮使踰月卒充爲相務安靜心正而力不足知不可爲而不能勇退爲世所譏

襄封濮國公三年進封濮陽郡王至七年再見

葬慈聖光獻皇后

夏四月詔忠州團練使韓存寶經制瀘夷 夷部巡檢乞弟率衆圍熟夷羅箇羋族召存寶授方略統三將兵萬八千趨東川存寶怯懦不敢進

華陰王宗旦

平陽王允升子始封至五年再見

六月詔中書詳定官制 國初承唐制三省無專職臺省寺監亦無定員類以他官主判三省長官不預朝政六曹不釐本務給舍不領本職諫議無言責起居不記注司諫正言非特旨

雍王顥

又欲害太子濬之年子延禧因言宋魏王和僧鳴之予淳可爲嗣羣臣畏伊遜莫敢言北院宣徽使蕭烏納伊勒布巴蕭托輝諫曰舍嫡不立是以國與人也主猶豫不決會獵於黑山見扈從官屬多隨伊遜主始惡其專遂改伊遜知南院大王事伊遜入謝主即日出之與中府其黨多黜

南丹州入貢於宋宋以刺史印賜之

瀘州蠻

瀘州夷部巡檢乞弟知歸徠州箇恕之子也先是羅苟夷犯宋

供職亦不任諫諍其官人受授之別有官有職有差遣凡仕者以登臺閣升禁從為顯宦而不以官之遲速為榮滯以差遣要劇為貴途而不以階勳爵邑有無為輕重識者多以正名為請帝慨然欲更其制乃置詳定官制局於中書命翰林學士張璪樞密副承旨張誠一領之

詔秘書監劉几等定雅樂　帝自即位於禮樂之事未遑制作至是將有事於明堂知禮院楊傑條上舊樂之失遂召致仕秘書監劉几侍郎范鎮與傑參議几傑請遵祖訓一切下王朴樂二律用仁宗時所制編鐘追考成周分樂之序辨正二舞容節而鎮欲求一稃二米真黍以律生尺改修鐘

進封岐王十四年拜司空改封雍王至八年再見

濟陽王曹佾

韓王彬之孫慈惠光憲皇后弟也累官保平軍節度使加兼侍

三月封皇孫延禧為梁王　生六年矣詔設旗鼓伊喇六人以護衛之

納溪砦宋遣韓存寶擊之存寶召乞弟與之犄角討蕩五十六村十三囤羅苟平至是乞弟率步騎六千至宋江安城下責平羅苟之賞數日乃引去宋知瀘州喬敘遣

量廢四清聲詔悉從几陳議樂成第加恩賚鎮謝曰此劉几樂也臣何預馬復上疏論之不報

秋七月彗出太微垣詔羣臣直言闕失

王安石弟安禮應詔上疏曰人事失於下變象見於上陛下有仁民愛物之心而澤不下究意者左右大臣是非好惡不遵諸道乘權射利者用力彈於溝瀆取利究於園夫足以干陰陽而召星變願察親近之行杜邪枉之門至於祈禳小數貶損禬章恐非所以應天者帝覽疏嘉歎諭之曰王珪欲使卿條具朕嘗謂不應沮格人言以自壅障今以一指蔽目雖泰華在前弗之見近習蔽其君何以異此卿當益自信遂進翰林學士知開

中封郡王至哲宗元祐四年再見

荆公王安石封舒公三年拜左僕射觀文殿大學士改封荆國公至哲宗元祐元年再見

梓夔都監王宣守江安仍奏以乞弟襲歸徠州刺史復以賄招乞弟盟於納溪乞弟以爲畏已盟五日以衆圍羅箇牟族羅箇牟熊本所團結熟夷也王宣帥兵救之蠻

封府

九月定百官寄祿格　官制成下詔行之凡領空名者一切罷去而易之以階因以寄祿議者又欲罷樞密院歸兵部帝曰祖宗不以兵柄歸有司故專命官以統之互相維制何可廢也遂止帝嘗謂執政曰官制將行欲新舊人兩用指御史大夫曰非司馬光不可王珪蔡確相顧失色珪憂甚不知所出確曰上久欲收靈武公能任責則相位可保也珪喜謝之因薦俞充帥慶使上平西夏策具意以為既用兵深入必不召光雖召將不至已而光果不召

以馮京為樞密使薛向孫固呂公著為副使向尋免　向既在政地養威持

眾合力拒官軍宣一軍皆沒宋遣韓存寶統兵趨東川乞弟送款給降存寶信之遂休兵於納梓遂濟閒

吏同列賀以西北事召黙不對會詔民畜馬向既奉命旋知民不便欲改議御史舒亶論其反覆無大臣體斥知穎州

冬十一月己丑朔日食

辛酉

元豐四年

春正月馮京罷以孫固同知樞密院事呂公著韓縝同知院事　京再執政初與王安石不合後為呂惠卿所傾中立不倚人服其操守進士自鄉舉至廷試皆第一者才三人王曾宋庠為名宰相京為名執政不愧科名云

三月章惇有罪免以張璪參知政事朱服為御史惇密使客達意於服為

大康七年

冬十一月幸駙馬都尉蕭綽哈第方飲宰相梁穎諫曰天子不可飲人臣家上即還宮

十二月耶律仁傑以罪削爵幽耶律伊遜於來州

夏

夏主李秉常大安六年

夏有李將軍清者本秦人說秉常以河南地歸宋秉

賑所由博父俞又巫占民田民遮訴惇惇繫之開封事併聞遂免知蔡州

夏四月築河隄自大名至於瀛州　河大決澶州小吳埽詔都水監丞李立之經畫以聞帝謂輔臣曰河之為患久矣後世以事治水故常有礙夫水之趨下乃其性也如順水所向遷徙城邑以避之復有何患已而立之言河流自乾寧軍至劈地口入海宜自北京至瀛州分立東西隄五十九埽從之立之在熙寧初已主立隄今竟行其言大抵熙寧專欲導河東流閉北流元豐以後因河決而北議者始欲復禹故迹帝愛惜民力思順水性而水官難其人王安石力主程昉范子淵二人尤以河事自任然糜費財

常母太后梁氏知之遂誅清而奪秉常政宋聞秉常見幽詔李憲會陝西河東五路之師來討憲及种諤高遵裕劉昌祚王中正分道並進　憲總熙秦七軍及吐蕃董

用卒無成功

五月立晉程嬰公孫杵臼廟於絳州報其存趙孤也追封嬰成信侯杵臼忠智侯

夏人幽其主秉常秋七月詔李憲會陝西河東五路之師討之　知慶州俞充知帝有用兵意屢請西伐又言諜報云夏將李清說秉常以河南地來歸秉常母梁氏知之遂誅清奪秉常政而幽之宜興師問罪此千載一時也帝然之詔熙河經制李憲等大舉征夏而召鄜延副總管种諤入對諤至大言曰夏國無人秉常孺子往持其臂以來爾帝壯之乃決意西伐方議出師孫固諫曰舉兵易解禍難不可帝曰夏有釁不取則為遼人所有

擁兵三萬襲破女遮谷遂取古蘭州　諤率鄜延兵出綏德城攻米脂克之　遵裕取清遠軍　中正帥兵出麟州度無定河循水北行地皆沙濕士馬多陷沒糗糧不

不可失也固曰必不得已請聲其罪薄伐之分裂其地使其酋長自守帝笑曰此真酈生之說爾固曰然則孰為陛下任此者帝曰朕已屬李憲固曰伐國大事而使宦者為之則士大夫孰肯為用帝不悅竟命李憲出熙河种諤出鄜延高遵裕出環慶劉昌祚出涇原王中正出河東分道並進又詔吐蕃首領董氊集兵會伐

詔定選格　太祖設官分職多襲五代之制凡入仕有貢舉奏蔭攝署流外從軍五等吏部銓惟注擬州縣官幕職帝自即位欲更制度詔內外官司舉官悉罷又用判吏部蘇頌議凡文武銓注之法悉歸選部分左右曹掌之初中書有堂選百司郡縣有奏舉

能繼遂入於宥州掠牛馬以充食　昌祚率蕃漢兵五萬受遵裕節制今兩路合軍以進既入境而慶州兵不至昌祚次磨臍隘偵國兵十萬扼險為昌祚所破昌祚遂

皆不隸於有司王安石以中書總庶務選徒留滯不能精擇言於帝欲罷堂選曾公亮執不可而止至是既罷內外長吏舉官法堂選亦廢

韓存寶藥市步軍都虞候林廣擊瀘夷破之　存寶坐逗遛無功斬於瀘州以廣代將乞弟復送款帝以其反覆無降意督廣進兵廣敗乞弟於納江破樂共城斬首二千級乞弟遁廣帥兵深入自發納江即入叢箐無日不雨雪兵夫疾病死亡不可勝計往往取僵屍臠割食之過鴉飛不到山至歸徠州竟不得乞弟而還時朝廷懲安南無功方大舉伐夏故誅存寶以令諸將

九月李憲復蘭州

薄靈州城兵幾入門遵裕嫉其功馳使止之昌祚按甲不敢進遵裕至圍城十八日不能下國人決黃河七級渠以灌營復鈔飲絕餉道士卒凍溺死遂潰而還餘軍才萬

种諤克米脂城
冬十月高遵裕復清遠軍
內侍王中正以河東兵入宥州
十一月癸未朔日食
高遵裕等兵潰李憲不至靈州而還
時五路兵皆至靈州獨憲不至
以吳居厚為京東都轉運使　居厚初為武安節度推官奉行新法擢京東轉運副使時方興鹽鐵居厚精心計籠絡鈎稽收羨息錢數百萬即萊蕪利國二冶官自鑄錢以能擢都運使議行河北鹽法搜剔無遺居厚起州縣凡沉徙以言利得幸由是嗜進之士從風而靡

三千而已昌祚亦還涇原　諤留千人守米脂而自帥大衆進至夏州會大校劉歸仁以衆潰而軍又乏食復值大雪乃引還　中正自宥州行至奈王井糧盡士卒死

者二萬人
亦引退
初憲奉詔
帥五路兵
直趨興靈
憲總師東
上營於天
都山下焚
南牟內殿
襲敗統軍
仁多唆丁
次於葫蘆
河遂班師
初國母
梁氏聞宋
大舉問策

於是諸將火者盡請戰一老將獨曰但堅壁清野縱其深入聚勁兵於靈夏而遣輕騎鈔絶其饋運可不戰而困也梁氏從之宋師卒無功而還

吐蕃

邈川首領董氊遣使入貢於宋
是歲宋師伐夏來會兵董氊遣酋長抹征等率三萬人赴之

拂菻

國在大食西歷大食于闐回紇青唐乃抵

中國地甚寒土屋無瓦城市田野皆有首領主之以治事大小爲若鑄金銀爲錢是歲國王減力伊靈改撒始遣使貢方物於宋

瀘州蠻

壬戌

元豐五年

春正月貶高遵裕等官以李憲爲涇原經略安撫制置使　先是知樞密院

延安王傭

封均公六年進封延

大康八年

冬十二月降皇后爲惠妃出居乾陵

夏

主李秉常大安七年

蠻酋乞弟聞宋以都虞候林廣代韓存寶復送款於宋宋不許廣進兵敗乞弟於納江乞弟遁廣追至歸徠州而還

孫固乞罷西師既而師出無功帝曰朕始以孫固言為迂今悔無及矣至是討敗師罪遵裕責授郢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种諤王中正劉昌祚並降官憲欲以開蘭會邀功弭責孫固曰兵法後期者斬況諸路皆至而憲獨不行不可赦帝以憲有功釋弗誅憲復上再舉之策詔以為涇原經畧安撫制置使知蘭州

夏四月壬子朔日食

御史中丞舒亶有罪免 亶舉劾多私氣焰熏灼見者側目至是坐詐為錄目奪兩秩勒停遠近稱快

以王珪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蔡確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章惇為門下侍郎張璪為中書侍郎蒲宗

安郡王至八年立為太子更名煦是為哲宗

華陰王宗旦封三年卒追封滕王謚恭孝

江夏王宗

年秋遣兵三十萬陷宋永樂城大敗宋師擁兵米脂城下而還

吐蕃

是歲宋封邈川首領董氈為武威郡王

高麗

益為尚書左丞王安禮為尚書右丞
官制成改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為
左右僕射參知政事為門下中書侍
郎尚書左右丞初議官制蓋倣唐六
典事無大小並中書取旨門下審覆
尚書受而行之三省分班奏事並歸
中書確說珪曰公久在相位必得中
書令珪信不疑確乃言於帝曰三省
長官位高不須置令但令左右僕射
分兼兩省侍郎足矣帝以為然故確
名為次相實專大政珪以左僕射兼
門下拱手而已帝雖以次序相珪確
然不加禮重屢因微失罰金每罰輒
門謝人皆恥之確既相屢興羅織之
獄縉紳士大夫重足而立富弼在洛
上書言確小人不宜大用帝不從帝

惠
初襲封魏
公尋以旁
支黜王是
封江夏郡
王至七年
再見

豫章王宗
諤
進封五年
卒追封韓
王謚榮恩

入貢於宋

嘗語輔臣有無人才之歎宗孟率爾
對曰人才半為司馬光邪說所壞帝
不語直視久之曰蒲宗孟乃不取司
馬光邪未論別事只辭樞密一節朕
自即位以來惟見此一人他人則雖
迫之使去亦不肯矣宗孟慚懼無以
為容時李憲乞再舉伐夏帝以訪輔
臣王珪對曰向所患者用不足朝廷
今捐錢鈔五百萬緡以供軍食有餘
矣安禮曰鈔不可啜必變而為錢錢
又變為芻粟今距出征之期才兩月
安能集事帝曰李憲以為已有備彼
宦者能如是卿等獨無意乎唐平淮
蔡唯裴度謀議與主同今乃不出公
卿而出於閹寺朕甚恥之安禮曰淮
西三州爾有裴度之謀李光顏李愬

魯公宗肅
封十五年
卒追封北
海郡王

之將然猶引天下之兵力歷歲而後定今夏氏之強非淮蔡比憲才非度匹諸將非有光顏愬輩臣懼無以副

聖意也

以曾鞏為中書舍人　鞏能文章為歐陽修所重帝深知其才命充史館修撰專典史事至是命為中書舍人時自三省百職事選授一新除皆日至十數人人舉其職於訓辭典約而盡未幾卒呂公著嘗言於帝曰鞏為人行義不如政事政事不如文章以是不大用

呂公著罷

秋八月詔歲以四孟月朝獻景靈宮　帝以先朝御容多寓寺觀乃作十一殿於景靈宮凡神御皆迎入累朝文

臣執政官武臣節度使以上並罔形
於兩廡凡執政官除拜赴宮恭謝其
後南郊先詣宮行薦享禮並如太廟
給事中徐禧護兵城永樂　种諤西討
不能如志知延州沈括欲盡城橫山
下瞰平夏使虜不得絕磧為寇諤遂
上具策於朝且言興功當自銀州始
帝以為然遣給事中徐禧內侍李舜
舉往鄜延議之舜舉退詣執政王珪
迎謂曰朝廷以邊事屬押班及李留
後無西顧之憂矣舜舉曰四郊多壘
卿大夫之辱也相公當國而以邊事
屬二內臣可乎內臣止宜供禁廷灑
掃之職爾豈可當將帥之任耶聞者
代珪發慙禧至鄜延上言銀州雖據
明堂川無定河之會而故城東南已

爲河水所吞其西北又阻天塹不如永樂之形勢險阨請先城永樂永樂依山無水泉种諤極言其不可帝從禧議乃詔禧護諸將往城之而命括移府並塞總兵為援陜西轉運判官李稷主餽餉禧以諤跋扈奏留諤守延州自帥諸將往築十四日而成距故銀州治二十五里賜名銀川砦禧等退還米脂以兵萬人屬曲珍守之

九月夏人陷永樂徐禧等敗死 禧等既城去九日夏人以數千騎來攻曲珍使報禧禧遂與李舜舉李稷往援之留沈括守米脂比抵永樂夏人傾國而至大將高永能請及其未陳擊之禧不從夏人進薄城下珍兵陳於水際將士皆有懼色珍白禧曰今衆

心已搖請收兵入城禧曰君爲大將奈何遇敵先自退卻乃以七萬人陳於城下夏人縱鐵騎渡河珍曰此鐵鷂子軍也當其半濟擊之乃可以逞得地則其鋒不可當也禧不從鐵騎既濟震蕩衝突大衆繼之珍銳卒敗弃還躡後陳夏人乘之珍衆大潰珍收餘衆入城夏人圍之厚數里且據其水砦珍士卒晝夜血戰城中乏水已數日掘井不及泉渴死者十七八括與李憲援兵及饋餉皆爲夏人所隔不得前种諤怨禧不遣救即城中大急會夜半大雨夏人環城急攻城遂陷禧舜舉投永能皆爲亂兵所害惟珍裸跣走免將校死者數百人喪士卒役夫二十餘萬夏人耀兵米脂

癸亥

元豐六年

城下而還自熙寧以來用兵得夏葭蘆吳保義合米脂浮圖塞門六堡而靈州永樂之役官軍熟羌義保死者六十萬人錢穀銀絹不可勝計事聞帝臨朝痛悼為之不食贈禧等官而貶括為筠州團練副使隨州安置降珍為皇城使自靈武之敗秦晉困棘天下企望息兵而括謂進攻取之策禧素以邊事自任狂謀輕敵遂致覆敗自是帝始知邊臣不可倚信深自悔咎無意西伐而夏人亦困弊矣初帝之遣禧也王安禮諫曰禧志大才踈必誤國事帝不聽及敗帝曰安禮每勸朕勿用兵少置獄蓋為是也

會稽王世

大康九年

夏

春二月夏人寇蘭州眨李憲為熙河都總管　夏人圍蘭州已奪兩關門鈐轄王文郁夜募死士七百餘人縋城擊走之未幾夏人復分道入寇多為諸路所敗中丞劉摯言憲貪功生事一出欺罔避興靈會師之期順兵以城蘭州遺患至今遂眨憲

夏閏六月夏人復來修貢　夏人亦獎於兵遣謨箇咩迷乞遇來上表乞通好帝許之復詔陝西河東經畧司其新復城砦徼循毋出二三里夏之歲賜悉如其舊未幾夏主上書乞還侵疆帝不許

司徒韓公富弼卒　遺表大畧云陛下即位之初邪臣納說上歎聰明浸成禍患今上自輔臣下及多士畏禍圖

清進封十三年卒追封號王諡恭安子令廓嗣

寧公佶

皇子始封至八年再見

韓公富弼

夏四月大雪　平地丈餘馬死者十六七

冬十月耶律伊遜伏誅　先是伊遜在興中府坐以禁物鬻入外國減死幽於來州至是伊遜復謀奔宋及私藏兵甲事覺伏誅

十一月進封梁王延禧為燕國王大赦

夏主李秉常大安八年

春發兵數十萬圍宋蘭州為宋鈐轄王文郁所敗未幾分道侵宋諸路復屢敗國用益竭乃遣謨箇咩迷乞遇修貢於宋上表乞還所侵

利習戎敗風去年永樂之役兵民死亡者數十萬今久戍未解百姓困窮豈諱過恥敗不思救禍之時乎天地至仁寧與羌夷較勝負願休兵息民使關陝之間稍遂生理兼陝西再團保甲州縣奉行勢伴星火人情惶駭不若寢罷以綏懷之臣之所陳急於濟事若夫要道則在聖心所存與所用之人君子小人之辨爾弼早有公弼之望名聞夷狄遼使每至必問其出處安否臨事周慮不萬全不發當其敢言奮不顧身忠義之性老而彌篤家居一紀斯須未嘗忘朝廷

秋七月孫固罷以韓縝知樞密院事安燾同知院事

八月蒲宗孟免以王安禮李清臣為尚

洮封十二年以司徒卒贈太尉謚文忠元祐初配享神宗廟庭哲宗篆其碑首曰顯忠尚德命學士蘇軾撰文刻之子紹庭

弼公忠直諒臨事果斷有大臣之風再盟

地宋帝答詔不許

高麗

國王王徽卒子勳嗣遼命權知國事未幾勳卒勳子運嗣

交阯

交阯郡王李乾德使求歸化州遣使至廣

書左右丞　御史論宗孟荒於酒色及繕治府舍過制故免

九月癸卯朔日食

冬十一月太師文彥博致仕　彥博自河南入朝帝嘉其輔立英宗而不伐其功加兩鎮節度使料行賜燕瓊林苑兩遣中使遺詩祖道當世榮之至是請老以太師致仕

以陸師閔提舉成都茶場　李稷既死以師閔代其任榷利尤刻稅息倍於稷

十二月戶部獻今歲民數　時天下凡二十三路東南際海西盡巴僰北極三關東西六千四百八十五里南北萬一千六百二十里天下主客戶一千七百二十一萬一千七百一十三

契丹能使南北之民數十年不見兵革及為相守典故行故事兩傳以公議無容心於其間與人言必盡敍雖微官及布衣謁見皆與之抗禮氣色穆然不見喜慍其好

兩與宋經略使熊本議順安歸化境界宋詔以保樂六縣宿桑二峒還之

層檀

遣使入貢於宋後不復至

善疾惡出於天資嘗言君子與小人並處其勢必爭君子不勝則奉身而退樂道無悶小人不勝則交結搆扇千岐萬轍必勝而後已迨其得志遂肆毒於善良欲天下

甲子

不亂不可得也其為文章辯而不華質而不俚有文集八十卷

元豐七年

春正月夏人大舉寇蘭州 初李憲以夏人數至蘭州河外而翱翔不進意必大舉乃增城守之備至是果大舉入寇步騎號八十萬圍蘭州意在必取會糧盡引去

夏五月詔以孟軻配食孔子 先是判國子監常秩請立孟軻揚雄像於廟庭仍賜爵號又請追尊孔子為帝下

江夏王宗惠封三年以武昌郡觀察留後卒贈鄂王

漢王宗晅

大康十年

春正月建南京奉佛寺浮圖

冬十二月改明年元年為大安

夏

夏主李秉常大安九年

春圍宋蘭州督衆急攻矢如雨雹雲梯革洞百道並

兩制禮官詳議以為非是而止知鄆州曾孝寬復請加封孟子乃詔封為鄒國公至是復詔孟子與顔子並配孔子又追封荀況為蘭陵伯揚雄為成都伯韓愈為昌黎伯從祀廟庭

秋七月王安禮罷

冬十二月端明殿學士司馬光上資治通鑑　初光約戰國至秦二世如左氏體為通志以進英宗説之命續其事就崇文殿開局許自選官屬得借龍圖天章三館秘閣書籍給御府筆墨繒帛及御前錢以供果餌以内臣為承受光遂與劉攽劉恕范祖禹及子康編集帝即位賜名資治通鑑製序文賜之會光出知永興軍以衮病乞閒乃差判西京留司御史臺及提

封濮陽王五年詔進濮陽王為嗣濮王至哲宗紹聖元年再見

高密王宗晟

濮安懿王允讓子始封至哲宗紹聖元年再見

進凡十晝夜不克乃引兵還尋攻宋延州德順軍定西城及熙河諸砦

女直

貢良馬於遼

縣崇福宮前後六任聽以書局自隨光於是偏閱舊史旁采小說抉摘幽隱校計毫釐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下終五代又畧舉事目年經國緯以備檢尋爲目錄又參考羣書評其同異俾歸一塗爲考異合三百五十四卷歷十九年丙戌至是上之詔以光爲資政殿學士降詔獎諭

建安王宗綽

濮安懿王允讓子始封至哲宗紹聖二年再見

華原王宗愈

濮安懿王允讓子始

乙丑

封王哲宗
紹聖二年
再見

安定王世
準

燕王德昭
曾孫詔襲
封安定郡
王

元豐八年
春正月帝有疾三月詔立延安郡王傭
為皇太子賜名煦皇太后權同聽政

揚王顥
改封雍王
六年祔宗

大安元年
夏四月宋使來告神宗之喪

夏
主李秉
常大安十

帝疾甚羣臣請立皇太子及蕭皇太后高氏權同聽政許之先是岐王顥嘉王頵日問起居太后既垂簾命二王毋輒入禁方員外郎邢恕與蔡確成謀密語太后之姪高公繪公紀曰上疾不可諱延安幼沖宜早有定論岐嘉皆賢王也公繪驚曰此何言君欲禍吾家邪恕知計不行反宣言太后屬意岐王而與王珪表裏尊確約珪入問疾陽鉤致珪語使知開封府蔡京伏劍士於外須珪小持異則執而誅之既而珪言上自有子定議立延安恕益無所施及太子已立猶與確自謂有定策功傳播其語於朝

帝崩太子即位赦　太子生十年矣

史臣曰神宗孝友謙抑敬畏輔相

即位進封揚王加太傅賜贊拜不名至哲宗元祐三年再見

荆王頵

初封嘉王後徙王曹至是哲宗即位進封荆王加太傅賜贊拜不名至哲宗元祐三

六月遣使如宋弔祭

秋七月遣使賀宋主即位

年

春宋神宗崩哲宗遣使以先帝遺物賜秉常秉常遣嵬名訛舒如宋慰奠冬十月遣使助山陵禮物於宋

是月秉常母后梁氏卒遣使告哀於宋及還宋遣

勵精圖治將大有為未幾王安石入相以偏見曲學起而乘之天下洶洶騷動帝終不覺悟方斷然廢逐元老擯斥諫士致祖宗之良法美意變壞幾盡自是邪佞日進人心日離禍亂日起惜哉

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德妃朱氏曰皇太妃　德妃帝生母也太皇太后既聽政散遣修京城役夫止造軍器及禁庭工技出近侍尤無狀者戒中外無苛斂寬民間保戶馬事由中旨王珪等弗預知也太后從父高遵裕坐罪貶確乞復其官后曰吾何敢顧私恩而違天下公議乎確悚慄而退

司馬光自洛入臨夏五月詔求直言

年再見

遂寧王佶

封寧國公三年哲宗即位進封遂寧郡王至哲宗紹聖三年再見

大寧王佖

皇子初封儀國公哲

使來慰奠

吐蕃

是歲宋加吐蕃邈川首領董氈檢校太尉

交阯

是歲宋加交阯郡王李乾德同平章事

高麗

光居洛十五年天下以爲真宰相田夫野老皆號爲司馬相公婦人女子亦知其爲君實也神宗崩光欲入臨避嫌不敢時程顥在洛勸光行乃從之衛士見光皆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所至民遮道聚觀馬至不得行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光懼亟還太后遣內侍梁惟簡勞光問爲政所當先光請開言路詔榜朝堂而大臣有不悅者設六語云若陰有所懷犯非其分或扇搖機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以徼倖希進下以眩惑流俗若此者罰無赦后復命示光光曰此非求諫乃拒諫也人臣惟不言言則入六事矣乃具論其情改詔行之於是上封事者千數

宗即位進封大寧郡王至哲宗紹聖三年而卒

咸寧王俁

皇子初封成國公哲宗即位進封咸寧郡王至哲宗元符元年再見

是歲遼冊王禋爲高麗國王

于闐

貢獅子於宋詔却之

召程顥為宗正寺丞未至卒　顥嘗曰新法之行乃吾輩激成之當時自愧不能以誠感上心遂致今日之禍豈可獨罪王安石也至是召為宗正丞未行而卒

吳居厚有罪貶知廬州　居厚在京東最苛刻劇盜王冲因民怨聚衆數千欲乘其行部至徐篡取投諸鐵冶中居厚聞之間道遁去至是以言者論降知廬州尋謫為成州團練使黄州安置

王珪卒

以蔡確韓縝為尚書左右僕射兼門下中書侍郎章惇知樞密院事

以司馬光為門下侍郎　詔起光知陳州過闕留為門下侍郎既而蘇軾自

普寧王似　皇子初封和國公哲宗即位進封普寧郡王至哲宗元符元年再見

岐公王珪　累拜尚書左僕射初封郇國公哲宗即位

發州召還緣道人相聚號呼曰寄謝
司馬相公毋去朝廷厚自愛以活我
是時天下之民引領拭目以觀新政
而議者猶謂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光
曰先帝之法其善者雖百世不可變
也若王安石呂惠卿所建為天下害
者改之當如救焚拯溺況太皇太后
以母改子非子改父也於是衆議少
止

六月賜楚州孝子徐積粟帛　積事親
孝旦夕必冠帶定省從胡瑗學所居
一室寒一裘啜粟飲水雖瑗遺以食
亦不受以父名石至終身不用石器
行遇石則避而不踐中年屏居窮里
而四方事無不知嘗借人書經夕還
之借者紿言書中有金葉積責衣償

進封岐國
公尋卒諡
文公　珪
以文學見
推流輩然
自執政至
宰相凡十
六年無所
建明率尊
諛將順當
時目為三
旨相公以
其上殿進
呈云取聖
旨上可否
訖云領聖

之不與辨後以近臣薦授楚州教授每升堂訓諸生曰諸生欲為君子而使勞己之力費己之財如此而不為君子猶可也不勞己之力不費己之財諸君何不為君子鄉人賤之父母惡之如此而不為君子猶可也鄉人榮之父母欲之諸君何不為君子聞者敬服及卒賜謚節孝

秋七月以呂公著為尚書左丞　公著知揚州被召侍讀太后遣使迎問所欲言公著曰先帝本意以寬省民力為先而建議者以變法侵民為務與已異者一切斥去故日久而弊愈深法行而民愈困誠得中正之士講求天下之利病協力而為之宜不難矣既至拜左丞公著既居政府與司馬

旨退諭稟事者云已得聖旨也

康公韓絳

為西太乙宮使知河南府哲宗立更鎮江節度使加開府儀同三司封國公至哲宗元祐三年再見

光同心輔政推本先帝之志凡欲革而未暇與革而未定者一一舉行之民歡呼鼓舞稱便

罷保甲法 先是司馬光言於太后曰兵出民間雖云古法然古者八百家纔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閑民甚多三時務農一時講武不妨稼穡自兩司馬以上皆選賢士大夫為之無侵漁之患故卒乘輯睦動則有功今籍鄉村之民二丁取一授以弓弩教之戰陳農民半為兵也三四年來又令三路置都教場無問四時每五日一教一丁在閱一丁供送雖云五日而保正長以泥堋除草為名聚之教場得賂而縱否則留之是三路耕耘收穫稼穡之事幾盡廢也至是復

河南伯程顥

初知扶溝縣坐獄逸囚責監汝州鹽稅至是哲宗立召為宗正丞未行而卒年五十四嘉祐十三年賜謚純公淳祐元年追封

力言其公私勞擾有害無益遂詔罷之

冬十一月復以鮮于侁為京東轉運使

熙寧末侁已嘗為京東轉運使至是居厚肆復用之司馬光語人曰今復以子駿為轉運使誠非所宜然朝廷欲救東土之弊非子駿不可此一路福星也安得百子駿布在天下乎侁既至奏罷萊蕪利國兩鐵冶又奏海鹽依河北通商民大悅

奠神宗皇帝於永裕陵

罷方田法

十二月罷市易法既呂嘉問知淮陽軍

言者交論市易之患被於天下本錢無慮千二百萬緡率二分其息十有五年之間子本當數倍今乃僅足

河南伯從祀孔子廟庭 頤字伯淳世居中山後徙河南頤自十五六時與弟頤聞汝南周敦頤論學遂厭科舉之習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濫於諸家出入於

本錢蓋買物入官未轉售而先計息取償至於物貨苦惡上下相蒙廝折日多空有虛名而已監察御史解川論市易以為雖曰平均物價而其實不免貨交取利就使有獲尚不可為況所獲不如所亡願概罷其法於是詔罷市易而削前提舉市易光祿卿呂嘉問三秩貶知淮陽軍其黨皆降黜

罷保馬法

起居舍人邢恕有罪貶知隨州　恕博貫經籍能文章從程顥學司馬光呂公著王安石吳充皆重之然天資詭詐冒進與蔡確謀立岐王顥事既不成會王珪卒恕與確及章惇宣言太皇太后及吳充有異議賴確擁護而

老釋者幾十年逐求諸六經而役財之資性過人充養有道純粹之氣蘊於面背同人交友從之歲久亦未嘗見其忿厲之容遇事優為雖當倉猝不動聲色深有意經

止月以為功至是復為高公繪草奏
乞尊崇朱太妃為高氏與日計太后
怒黜知隨州

濟方仍用
遂卒士大
夫識與不
識莫不哀
傷馬文彥
博題其墓
曰明道先
生弟頤序
之曰周公
沒聖人之
道不行孟
軻死聖人
之學不傳
道不行百
世無善治
學不傳千

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則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乎千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

丙寅

哲宗皇帝元祐元年

初名傭後改名煦神宗第六子在位十五年年二十五

春閏二月蔡確有罪免 右司諫王覿上疏言國家治亂繫於大臣今執政見

祁公偲

神宗子始封至帝元符元年再

興起斯文為己任辨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

大安二年

秋七月惠妃母燕國夫人錫庫以厭魅梁王事覺伏誅

夏

夏主李秉常天安禮定元年 夏遣使賀

八人而確居半使一二元老何以行其志哉因極論蔡確章惇韓縝張璪朋邪害正會右諫議大夫孫覺侍御史劉摯左司諫蘇轍御史王巖叟朱光庭上官均等連章論確罪且言確在熙豐時興獄背政首尾預其聞及至今日稍語於人曰當時確豈敢言此其意欲固竊名位反歸曲於先帝也司馬光呂公著進用純仁頗背確言皆已所建白於是公論亦不容太后不忍斥之但罷政出知陝州

以司馬光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

時光已得疾而青苗免役將官之法猶在西戎之議未決光歎曰四害未除吾死不瞑目矣折簡與呂公著曰光以身付醫以家事付愚子惟國

蜀公范鎮以端明殿學士提舉太乙宮詔起為門下侍郎且曰與司馬光同升矣鎮固辭表曰六十三而求去蓋已引年七十九而復來豈云中禮卒不起改

宋主即位

秋七月主秉常卒謚康靖帝廟號惠宗子乾順立三歲襲位遣使告哀於宋遼宋遣金部員外郎穆衍等來奠慰遼遣使詔乾順知國事

事未有所託今以屬公既而詔免朝覲許乘肩輿三日一入省光不敢當曰不見君不可以視事詔令子康扶入對遼人聞之敕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毋輕生事開邊隙

以呂公著為門下侍郎李清臣呂大防為尚書左右丞　元豐官制行三省並建而中書獨為取旨之地門下尚書奉行而已至是公著以為言乃詔事干三省者執政並同取旨而各行之仍詳為令

以李常為戶部尚書　司馬光言戶部尚書舊三司使之任其所管財穀事有散在五曹及寺監者並歸戶部詔從之尋以常為尚書或疑其少幹局廢不勝任光曰用常主邦計則人知

提舉崇福宮授銀青光祿大夫再致仕封蜀郡公至三年再見

溫公司馬光

初封河內郡公至是以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卒太后哭之

吐蕃

邈川首領武威王董氈卒養子阿里骨嗣進使除貢於宋宋以為河西軍節度使封寧塞郡公

朝廷不急於征利聚斂少息矣

章惇有罪免以范純仁同知樞密院事　后與帝臨其喪贈太師溫國公謚文正賜碑曰忠清粹德京師人罷市往弔及如陝葬哭者如哭其私親嶺南封州父老亦相率具祭都中四方皆畫像以祀高宗建炎

言者論惇讒賊狠戾罔上蔽明不忠之罪與蔡確等惇不自安又確罷論者益力會與司馬光爭辨役法於太后簾前其語甚悖太后怒斥知汝州以安燾代惇知樞密院事范純仁同知院事命既下給事中王巖叟侍御史劉摯等交章論燾附惇不當躐遷至封還誥命燾亦力辭乃詔仍同知院事

罷青苗法　復常平舊法罷年積蓄錢穀財物盡委提點刑獄交管罷諸州常平新法提舉管勾官

三月罷免役法　司馬光請悉罷免役錢言免役之法其害有五上戶舊充

役因有陪備而得番休今出錢比舊費特多年年無休息下户舊不充役今例使出錢舊所差皆土著良民今皆浮浪之人恣為姦欺又農民出錢難於出力凶年則賣莊田牛具以錢納官又提舉司惟務多斂役錢廣積寬剩以為功此五害也今莫若直降敕命委縣令佐揭簿定差其人不願身自供役許擇可任者顧代惟衙前一役最號重難今仍行差法陪備既少當不至破家若猶矜其力難獨任即乞如舊於官户寺觀單丁女户有屋産莊田者隨貧富以差出助役錢蘇軾言於光曰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聚斂於上而下有錢荒之患差役之害民不得力農而吏胥緣

中詔配饗哲宗廟庭

光孝友忠信恭儉正直居處有法動作有禮自少至老語未嘗妄自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為無不可對人言者耳誠心自然天下敬信陝洛

以為姦此二害輕重蓋畧等矣光曰於君何如軾曰法相因則事易成事有漸則民不驚三代之法兵農為一至秦始分為二及唐中葉盡變府兵為長征卒自是農出穀帛以養兵兵出性命以衛農天下便之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免役之法實大類此公欲驟罷免役而行差役正如罷長征而復民兵蓋未易也光不以為然軾又陳於政事堂光色忿然軾曰昔韓魏公刺陝西義勇公為諫官爭之甚力韓公不樂公亦不顧豈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耶光謝之自是役人悉用見數為額惟衙前用坊場河渡錢顧募餘悉定差仍罷官戶寺觀單丁女戶尋以衙前不皆有顧直遂改

閒皆化其德有不善者曰君實得無知之乎光於物澹然無所好於學無所不通惟不喜釋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也子康為著作佐郎兼侍講居父

顧募為招募純仁謂光曰差役當熟講緩行不然滋為民病願虛心以延眾論謀自己出則諂諛得乘間迎合矣役議或難回則可先行之一路以觀其究竟光不從持之益堅純仁曰是使人不得言爾若欲媚公以為容悅何如少年合安石以速富貴哉光深附之初差役之復為期五日同列病其太迫知開封府蔡京獨如約悉改畿縣僱役無一違者詣政事堂白光光喜曰使人人奉法如君何不可行之有

范子淵有罪貶知峽州　子淵在熙豐間挺舉修堤開河縻費巨萬而功用卒不成設堤壓埽之人溺死無算至是御史呂陶劾其罪黜知峽州

丧寢於地得腹疾召醫李積於兗積老矣鄉民聞之往告曰百姓受司馬公恩深今其子病願速往也積至則康病不可為矣聞者哀之

荊公王安

置詳理所　許熙寧以來得罪者自言

夏四月罷熙河經制財用司

召程頤為崇政殿說書　頤顥弟也年十八上書仁宗欲黜世俗之論以王道為心治平元豐間大臣屢薦皆不起至是司馬光呂公著共疏其行義曰伏見河南處士程頤力學好古安貧守節言必忠信動遵禮法年踰五十不求仕進真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望擢以不次使士類有所矜式詔以為西京國子監教授力辭尋召為秘書郎及入對改崇政殿說書頤即上疏言習與智長化與心成陛下春秋方富雖睿聖得於天資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大率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女之時少

石封七年判江寧府以左僕射特進司空卒帝紹聖中謚文公配享神宗廟庭徽宗崇寧三年追封舒王高宗時停配享削其王封　安石少有大志

則氣質變化自然而成願選名儒入侍勸講講能留之分直以備訪問或有小失隨事獻規歲月積久必能養成聖德

韓縝免　御史中丞劉摯殿中侍御史呂陶諫官孫覺蘇轍王覿朱光庭等連章論縝才鄙望輕在先朝奉使割地七百里以遺契丹邊人怨之切骨不可居相位遂出知潁昌縝外事莊重所至以嚴稱雖出入將相而寂無功烈厚自奉養世以比晉何曾

王安石卒　安石性强忮遇事無可否自信所見執意不回然議論奇高能以辨博濟其說慨然有矯世變俗之志故神宗排衆論力倚任之及議變法在廷交執不可安石傳經義出己

其學以益輔自許性不好華腴自奉至儉或衣垢不浣而垢不沈切知鄆縣築堰決陂為水陸之利貧穀於民俾新陳相易興學校嚴除伍邑人便之及召試館職固辭

意辯論輒數百言衆不能詘甚者謂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以是怨議紛起終神宗世不復召凡八年安石每聞朝廷變其法夷然不以為意及聞罷助役復差役愕然失聲曰亦罷至此乎良久曰此法終不可罷又嘗曰新法始終以為可行者曾子宣也始終以為不可行者司馬君實也

以呂公著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詔起文彥博平章軍國重事　彥博致仕居洛司馬光言其宿德元老宜起以自輔太后將用為三省長官言者以為不可乃命平章軍國重事六日一朝一月兩赴經筵班宰相上恩禮甚渥彥博年八十一矣

不就懇求補外得知常州上萬言書極陳當世之務而是名重天下蘇洵獨曰是不近人情者作辨姦論以刺之及神宗任用慨然矯世變俗遂議立法怨讟紛起安石

黜內侍李憲等於外　中丞劉摯言陛下臨御以來分別邪正而元惡大憝猶有漏網宦者李憲貪功生事漁斂生民膏血興靈之役首違師期乃傾兵城蘭州遺患今日王中正將兵二十萬出河東逗遛違詔精兵勁騎死亡殆盡宋用臣董大工役侵陵官司誅求小民奪其衣食之路石得一領皇城司縱遣伺者飛書朝上則蔡入徙扞朝士都民相傾以目者殆十年是四人者權勢烽焰張灼中外幸而先帝神武足以鎮壓不然其為禍豈減漢唐宦者哉侍御史林旦亦以為言詔並降宦憲中正得一提舉宮觀用臣監太平州稅務

詔舉經明行修之士　司馬光請立經

再罷政以使相判金陵累表辭職居蔣山而無人家其宅雖廢風雨又不敢壞垣頹之如逆旅然及卒司馬光削之東呂公著曰介甫無他但執拗耳

明行修科歲委升朝文臣各舉所知以勉勵天下使敦士行以示不專取文學之意若所舉人違犯名教必坐舉主毋赦則自不敢妄舉而士之居鄉居家者惟懼玷缺外聞不待學官月訓月察立賞告訐而士行自美矣於是詔自今凡遇科舉令升朝官各舉經明行修之士一人俟登第日用以升甲

五月以韓維為門下侍郎 神宗崩維自提舉嵩山崇福宮入臨太后手詔勞問維對曰人情貧則思富苦則思樂困則思息鬱則思通誠能常以利民為本則民富常以憂民為心則民樂賦役非人力所堪者去之則勞困息法禁非人情所便者蠲之則鬱塞

汲公呂大防為尚書右丞進中書侍郎封郡公至帝紹聖四年再見

通推此而廣之盡誠而行之則子孫觀陛下之德不待教而成矣未幾起知陳州召為資政殿大學士兼侍讀至是拜門下侍郎

命程頤等修定學制　太學自蔡確起大獄連引朝士有司緣此造為法禁煩苛凝密博士諸生禁不相見教諭無所施御史中丞劉摯以為言至是命程頤孫覺顧臨同太學長貳看詳修定條制頤大概以為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試之爭殊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為課有所未至則學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置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鐫解額以去利誘省繁文以專委任勵行檢以厚風教及置待賓吏師齋立觀光法如是者亦

數十條

六月放鄭綰李定於滁州

置春秋博士

呂惠卿有罪建州安置　惠卿見正人彙進知不容於時懇求散地右司諫蘇轍王覿歴數其姦請投畀四裔以禦魑魅中丞劉摯復列其五罪於是貶光禄卿分司南京再貶建寧軍節度副使建州安置中書舍人蘇軾草制曰惠卿以斗筲之才穿窬之智諂事宰輔同升廟堂樂禍貪功好兵喜殺以聚斂為仁義以法律為詩書首建青苗次行助役均輸之政自同商賈手實之禍下及雞豚苟可蠹國害民率皆攘臂稱首先帝求賢如不及從善如轉圜始以帝堯之仁姑試伯

繇終爲孔子之聖不信宰予尚寬兩觀之誅薄示三苗之竄天下稱誦稱快焉時惠卿章惇呂嘉問鄧綰李定蒲宗孟范子淵等皆已斥外言者論之不已范純仁言於太后曰錄人之過不宜太深太后深然之乃詔前朝希合附會之人一無所問言者勿復彈劾惠卿黨稍安或謂公著曰今除惡不盡將貽後患公著曰治道去太甚耳文景之世網漏吞舟且人才實難宜使自新豈宜使自棄耶

秋七月罷成都榷茶場黜陸師閔官劉摯蘇轍論師閔增場榷茶其害過於市易乃黜師閔而遣戶部郎中黃廉使蜀按察廉請榷熙秦茶勿改而罷成都茶場許東路通商禁南茶毋

入陝西以利對從定博馬歲額爲萬八千匹朝廷從之

立十科舉士法　司馬光奏曰爲政得人則治然人之才或長於此而短於彼雖臯夔稷契各守一官中人安可求備若指瑕掩善則朝無可用之人苟隨器授任則世無可棄之士臣備位宰相職當選官若專引知識則嫌於私若止循資序未必皆才乞設行義純固可爲師表節槩方正可備獻納知勇過人可備將帥公正聰明可備監司經術精通可備講讀學問該博可備顧問文章典麗可備著述善聽獄訟盡公得實善治財賦公私俱便練習法令能斷請讞凡十科舉士應侍從以上每歲於十科舉三人中

書置籍記之有事須材執政按籍視其所舉科隨事試之有勞又書之籍內外官闕取嘗試有效者隨科授職所賜告命仍具所舉官姓名其人任官無狀坐以謬舉之罪詔從之

夏主李秉常卒子乾順立　帝初即位秉常遣使謝罪求蘭州米脂等五砦司馬光言此乃邊鄙安危之機不可不察靈夏之役本由我起今既許其內附若靳而不與彼必以為恭順無益不若以武力取之小則上書悖慢大則攻陷新城當此之時不得已而與之其為國家恥無乃甚於今日乎羣臣見小忘大守近遺遠惜此無用之地使兵連不解願決聖心為兆民計文彥博與光合太后將許之會秉

常卒遣使來告哀詔自元豐四年用兵所得城砦待歸我永樂陷執民當盡以給還遂遣穆衍往弔祭尋遣使封乾順為夏國主

九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河內公司馬光卒　時兩宮虛已以聽光為政光亦自見言行計從欲以身徇社稷躬親庶務不舍晝夜賓客見其體羸舉諸葛亮食少事煩以為戒光曰死生命也為之益力病革諄諄語如夢中皆朝廷天下事也其居政府凡王安石呂惠卿所建新法為民害者剗革略盡或謂光曰熙豐舊臣多憸巧小人他日有以父子之義間上則禍作矣光正色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遂改之不疑

以蘇軾為翰林學士　軾自登州召還十月之間三遷清要尋兼侍讀每經筵進讀未嘗不反覆開導覬有所啓悟嘗鎖宿禁中召見便殿太后問曰卿前為何官對曰常州團練副使曰今為何官對曰待罪翰林學士曰何以遽至此對曰遭遇太皇太后皇帝陛下曰非也對曰豈大臣論薦乎曰亦非也軾驚曰臣雖無狀不敢自他途進曰此先帝意也先帝每誦卿文章必歎曰奇才奇才但未及進用卿耳軾不覺哭失聲太后與帝亦泣左右皆感涕已而命坐賜茶徹御前金蓮燭送歸院軾在翰林頗以言語文章規切時政衛尉丞畢仲游憂其及禍貽書戒之曰君官非諫官職非御

史而好是非人危身觸諱以遊其間殆猶抱石而救溺也軾不能從

張璪兇　諫官王覿御史呂陶上官均等連疏言璪姦邪便佞善窺主意隨勢所在而依附之往往以危機陷人深交鄧綰數起大獄天下共知其為大姦小人而在高位德之賊也劉摯亦言璪初來安石旋附惠卿隨王珪黨章惇諂祭確數人之性不同而能探情變節左右順從各得其歡心今過惡既彰不可不速去之疏入皆不報至是罷知鄭州

冬十月改封孔子後為奉聖公　鴻臚卿孔宗翰言孔子後世襲公爵本為侍祠今乃兼領他官不在故郡於名為不正乞自今襲封之人使終身在

丁卯

元祐二年

鄉里詔改衍聖公為奉聖公不預他職添給田百頃供祭祀外許均贍族人賜國子監書立學官以誨其子弟宗翰道輔子也

十一月以呂大防為中書侍郎劉摯為尚書右丞　摯為中丞數月彈劾多所貶黜百僚敬憚時人以比呂誨包拯嘗與同列奏事論及人才摯曰人才難得能否不一性忠實而才識有餘上也才識不逮而忠實有餘次也有才而難保可藉以集事又其次也懷邪觀望隨時改變此小人也太后及帝曰卿常能如此用人則國家何憂

大安三年

夏

春正月禁科舉用王氏經義字說　時科舉罷詞賦專用王安石經義且雜以釋氏之說凡士子自一語以上非安石新義不得用學者至不誦正經惟竊安石之書以干進精熟者輒上第故科舉益弊呂公著當國始請禁主司不得以老莊書命題舉子不得以申韓佛書為學經義參用古今諸儒說毋得專取王氏爭又禁毋得引用王氏字說

夏四月詔文彥博十日一赴都堂議事

彥博累表乞致仕故也

以處士陳師道為徐州教授　師道高介有節安貧樂道博學善文家貧或經日不炊晏如也熙寧中王氏經學盛行師道心非其說遂絕意進取至

夏主李乾順天儀治平元年

是歲宋遣使來冊乾順為夏國王

高麗

入貢於遼

女直

貢良馬於遼

吐蕃

是以蘇軾薦授是職
復制科
李清臣免　時釐正熙豐之政清臣固
爭以為不可遂罷知河陽府
五月以劉摯王存為尚書左右丞
六月以安燾知樞密院事
秋七月庚戌朔日食
罷門下侍郎韓維　維處東省踰年有
忌之者密為讒愬詔分司南京王存
抗聲簾前曰韓維得罪莫知其端臣
切為朝廷惜之乃還維資政殿大學
士知鄧州
八月罷崇政殿說書程頤　頤在經筵
以禮法自持每進講色甚莊繼以諷
諫蘇軾謂其不近人情深嫉之每加
玩侮於是頤門人右司諫賈易左正

邈川首領
阿里骨遣
令鬼章據
洮河以拒
宋鬼章尋
為宋所執
阿里骨懼
上表京師
以謝罪

交阯

是歲那王
李乾德遣
使入貢於
宋宋封乾

言來光庭等憤不能平劾軾試館職策問謗訕殿中侍御史呂陶言臺諫當徇至公不可假借事權以報私隙右司諫王覿言軾命辭失輕重其事小不足考若悉考同異深究嫌疑則兩岐遂分使士大夫有朋黨之名大患也太后然之范純仁亦言軾無罪遂置不問會帝患瘡疹不出頤請宰臣問知否且曰上不御殿太后不當獨坐人主有疾而大臣可不知乎翌日宰臣以頤言問疾由是大臣亦多不悅御史中丞胡宗愈左諫議大夫孔文仲給事中顧臨遂連章力詆頤不宜在經筵乃罷頤出管勾西京國子監時呂公著獨當國羣賢咸在朝不能不以類相從遂有洛黨蜀黨朔

德爲南平王

黨之語洛黨以頤為首而朱光庭賈易為輔蜀黨以蘇軾為首而呂陶等為輔朔黨以劉摯梁燾王巖叟劉安世為首而輔之者尤衆是時熙豐用事之臣退休散地怨入骨髓陰伺間隙而諸賢不悟各為黨比以相訾議惟呂大防秦人戇直無黨范祖禹師司馬光不立黨既而帝聞之以問胡宗愈宗愈對曰君子指小人為姦則小人指君子為黨陛下能擇中立之士而用之則黨禍息矣因著君子無黨論以進

吐蕃阿里骨誘鬼章使據洮以叛岷州將种誼執之檻送京師　誼等即師執鬼章檻送京師尋赦之遣居秦州聽招其子結咓齪及部屬以自贖

戊辰

罷右司諫賈易　時程頤蘇軾交惡其黨互相攻訐易因劾呂陶黨軾兄弟語侵文彥博范純仁太后怒欲峻責易呂公著言易言頗直惟詆大臣太甚不可處諫列耳乃止罷知懷州公著退語同列曰諫官所言未論得失顧主上方富於春秋異時有導諛惑上心者正賴左右力諫不可使人主輕厭言者呂大防劉摯王存私顧而歎曰呂公可謂仁者之勇

元祐三年

春正月復置廣惠倉

夏四月以呂公著為司空同平章軍國事　公著以老懇辭位乃拜司空同平章軍國事詔建第於東府之南啓

徐王顥

進封揚王四年徙封徐至帝紹聖元年再

大安四年

秋七月冊李乾順為夏國王

冬十月封耶律阿蘇為漆水郡王

夏

夏主李乾順天儀治平二年

秋遼遣使

北扉以便執政會議凡三省樞密院見之職皆得總理閒日一朝因至都堂其出不以時蓋異禮也國初以來宰相以三公平章軍國事者四人公著與父夷簡居其二世以其榮滿盈丞常安民貽公著書曰善觀天下之勢猶良醫之視疾方安寧無事之時語人曰其後必將有大憂則眾必駭笑惟識微見幾之士然後能逆知其漸故不憂於可憂而憂之於無足憂者至憂也今日天下之勢可為大憂雖登進忠良而不能搜致海內之英才使皆萃於朝以勝小人恐端人正士未得安枕而臥也故去小人為不難而勝小人為難陳蕃竇武協心同力選用名賢天下想望太平然卒死曹

荆王頵

進封四年歷十節度使加太尉卒贈魏王諡端獻徽宗時改封益王子孝奕贈平原郡王孝永贈廣陵郡王孝參至徽宗建中

來冊乾順為夏國王

吐蕃

邈川首領阿里骨是歲宋加金紫光祿大夫子邦彪籛為鄯州防禦使

節之手遂成黨錮之禍張柬之五王中興唐室以謂慶流萬世及武三思一得志至於竄移淪沒凡此者皆前世已然之禍也今恐怨已積一發其害必大可不為大憂乎公著得書默然

以呂大防范純仁為尚書左右僕射兼門下中書侍郎孫固劉摯為門下中書侍郎王存胡宗愈為尚書左右丞趙瞻簽書樞密院事　大防朴厚惷直純仁務以博大開上意忠厚革士風二人同心戮力以相王室太后假盡心委之故元祐之治比隆嘉祐時黨論方起純仁慮之會右諫議大夫王覿以胡宗愈進君子無黨論惡之因流宗愈不可執政太后大怒純仁

靖國元年始封

蜀公范鎮封三年以銀青光祿大夫致仕卒諡忠文　鎮清白坦夷恭儉慎默篤於行義不言人過臨大節決大議色和而語莊常欲繼

與文彥博呂公著辨於簾前太后意
未解純仁曰朝臣本無黨但善惡邪
正各以類分彥博公著皆累朝舊人
豈容雷同罔上昔先臣與韓琦富弼
同慶歷柄任各舉所知當時飛語指
為朋黨三人相繼補外造謗者共相
慶曰一網打盡吳此事未遠願陛下
戒之因極言前世朋黨之禍并錄歐
陽修朋黨論上之然竟出龔知潤州
而宋愈居位如故

冬閏十二月蜀公范鎮卒

之以死雖在萬乘前無所屈其學本六經口不道佛老申韓之說契丹高麗皆傳誦其文鎮於樂尤注意自謂得古法獨主房庶以律生尺之說鑄律度諸樂器以進帝

賜詔嘉獎熙寧元豐之際天下賢士大夫望以為相者鎮與司馬光二人至稱之曰景仁君實不敢有所軒輊

康公韓絳

封四年以司空致仕

卒謚獻肅
辭臨事
果敢不為
後慮數薦
司馬光可
用特以素
黨王安石
為清議所
少

己巳

元祐四年

春二月東平公呂公著卒　太皇太后
見輔臣泣曰邦國不幸司馬相公既
亡呂司空復逝帝亦悲感即指其家
臨奠

濟陽王曹
佾
封十年以
護國節度

大安五年

夏

夏主李乾
順天儀治
平三年

春遣使如

三月胡宗愈免　中丞孫覺右正言劉安世等論之也

夏四月分經義詩賦為兩科試士罷明法科　尚書省請復詩賦與經義兼行解經通用先儒傳注及已說又言舊明法最為下科今中者即除司法敘名反在及第進士上非是乃詔立經義詩賦兩科罷試律義凡詩賦進士習一經試本經論孟義及詩賦論策凡四場經義進士習兩經試本經論孟義及論策亦四場兩科通定高下而取解額中分之各占其半專經者以經義定取舍兼詩賦者以詩賦為去留其名次高下則於策論參之初司馬光言取士之道當先德行後文學就文學言之經術又當先於詞

使少保卒追封沂王子評誘

申公呂公著初封東平郡公至是以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卒贈太師封申國公謚正獻御書碑首

宋謝封冊

夏遣使謝封冊於遼

高麗入貢於遼

章神宗專用經義論策取士此乃復先王令典百王不易之法但王安石不當以一家私學欲蓋先儒令天下師生講解至於律令皆當官所須使為士者果能知道義自與法律冥合何必置明法一科習為刻薄非所以長育人材敦厚風俗也至是遂罷之未幾詔御試舉人仍試賦詩論三題

五月以范祖禹為右諫議大夫兼侍講

祖禹初從司馬光修資治通鑑在洛十五年不事進取王安石尤愛重之祖禹終不往謁帝即位擢右正言以婦翁呂公著當國引嫌辭職再改著作郎兼侍講會夏暑權罷講筵祖禹上言陛下今日之學與不學係他日治亂如好學則天下君子欣慕願

曰純誠厚德子希哲希純　公著自少講學即以治心養性為本平居無疾言遽色於聲利紛華泊然無所好簡重清靜蓋天稟然其識慮深敏量閑而學粹遇事善決

立於朝以直道事陛下輔佐德業而致太平不學則小人皆動其心務為邪諂以竊富貴至是公著辭除右諫議大夫開禁中覓乳媼以帝年十四非近女色之時與左諫議大夫劉安世上疏勸進德愛身又乞太皇太后保護聖躬言甚切至太后深嘉之

安置蔡確於新州　確失勢日久遂懷怨望在安州嘗遊車蓋亭賦詩十章知漢陽軍吳處厚與確有隙因解釋其語以為謗訕且論其用郝處俊上元間諫高宗欲傳位武后事指斥東朝上之中書於是臺諫言確怨謗乞正其罪詔確具析確自辨甚悉右正言劉安世等論之不置執政議寘確於法范純仁王存獨以為不可力爭

苟便於罔不以利害動其心興人交出於至誠好德樂善見士大夫以人物為意者必問其所知興其所聞參互考上每議政實以達於事博取眾善以為善至所當守

之文彥博欲貶確嶺嶠純仁聞之謂呂大防曰此路自乾興以來荆棘近七十年吾輩開之恐自不免大防遂不敢言越六日再貶確英州別駕新州安置純仁又言於太后曰聖朝宜務寬厚不可以語言文字之間曖昧不明之道竄誅大臣今舉動直為將來法此事甚不可開端也且以重刑除惡如以猛藥治病其過也不能無損焉不聽時中丞李常中書舍人彭汝礪侍御史盛陶皆諫不可深確悉貶遠州確至新州未幾卒初確之具析未上也梁燾自潞州召為諫議大夫過河陽邢恕極論確有冊立勳燾至奏之太后諭三省曰帝是先帝長子子繼父業其分當然確有何策立

則殺然不可回奪神宗嘗言公著於人材不欺如權衡之稱物尤能避遠聲迹不以知人自處王安石博辨騁辭人莫敢與抗公著獨以精識約言服之安石書曰疵吝

庚午

元祐五年

軌邪若使確他日復來欺罔上下豈不為朝廷害恐帝年少制御不得故今因其自敗如此行遣蓋為社稷也

每不自勝一諧長者即廢其敬服如此

六月范純仁王存罷　呂大防言蔡確黨盛不可不治純仁面諫朋黨難辨恐誤及善人司諫吳安詩正言劉安世因論純仁黨確純仁亦力求罷政乃出知穎昌府存確所舉也故亦出知蔡州

以趙瞻同知樞密院事韓忠彥許將為尚書左右丞　忠彥琦之子也

秋七月安燾罷　以母喪去位也

冬十一月以孫固知樞密院事劉摯傅堯俞為門下中書侍郎

大安六年

夏

春二月夏人來歸永樂之俘詔以米脂等四砦界之　夏得地益驕

文彥博致仕　彥博復居政府無歲不求去會殿中侍御史賈易言彥博至和建儲之議不可信太后命付史官彥博益求罷乃以太師充護國軍山南西道節度等使致仕

三月趙瞻卒以韓忠彥同知樞密院事蘇頌爲尚書左丞　忠彥嘗與傅堯俞許將論事不合俱求罷政殿中侍御史上官均言堯俞等雖有辨論之失然事皆緣公無顯惡大過望令就職太后從之

夏四月孫固卒　固宅心誠粹不喜矯亢與人居久而益信故更歷夷險而不爲人所疾害傅堯俞言司馬公之

夏主李乾順天儀治平四年春歸所獲宋永樂吏士百四十九人於宋宋詔還米脂葭蘆浮圖安疆四砦

女直遣使貢良馬於遼

清節孫公之淳德蓋所謂不言而信者也世以爲確論

秋八月召鄭潤甫爲翰林學士承旨罷御史中丞梁燾諫議大夫劉安世朱光庭　初潤甫以母喪終制除吏部尚書燾推給事中駁之改知鄆州至是復以承旨召燾爲中丞與安石光庭交章論潤甫出入王呂黨中始終反覆今之進用實繫君子小人消長之機又言潤甫嘗爲蔡確制稱確有定策之功以欺惑天下乞行罷黜累疏不報燾等因力請外乃出燾知鄭州光庭知亳州安世提舉崇福宮時劉摯上疏請暫出潤甫留燾等蘇軾亦三疏論之皆不報自司馬光卒後王安石之徒多爲蜚語以搖在位大

高麗

是歲入貢於宋

辛未

元祐六年

臣為自全計呂大防范純仁二相尤畏之欲用其黨以平舊怨謂之調停太后疑不決轍復上疏曰先帝網紀四方臣下不能將順造作諸法上逆天意下失民心今二聖因民所願取而更之上下忻慰前者用事之臣不加斥逐宥之於外蓋已厚矣而議者惑於衆說乃欲招而納之與之共事此輩若返豈肯但已哉必將戕害衆人以快私忿人臣被禍蓋不足言臣所惜者祖宗朝廷也疏入太后曰轍疑吾君臣兼用邪正其言極中理調停之說遂已

冬十二月許將罷

大安七年

夏

春二月以劉摯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蘇轍為尚書右丞王巖叟簽書樞密院事　轍除命既下右司諫楊康國奏曰轍之兄弟謂其無文學則非也蹈道則未也其學乃學為儀秦者也其文率務馳騁好作為縱橫捭闔無安靜理陛下若悅蘇轍文學而用之不疑是又用一安石也轍以文學自負而剛狠好勝則與安石無異不報巖叟居言職五年正諫無隱及拜簽樞密謝因進曰太后聽政以來納諫從善務合人心所以朝廷清明天下安靜願信之勿疑守之勿失復進言於帝曰陛下今日聖學當深辨邪正正人在朝則朝廷安邪人一進便有不安之象非謂一夫能然蓋其

冬十月命燕國王延禧為天下兵馬大元帥總南北院樞密使事

夏主李乾順天祐民安元年

夏侵宋熙河蘭岷鄜延等路宋鄜延都監李儀等盡沒未幾攻宋麟府二州殺掠不計

回鶻

遣使貢異物於遼遼

類應之者衆上下蔽蒙不覺養成禍胎爾又曰或聞有以君子小人參用之説告陛下者不知果有之否此乃深誤陛下也自古君子小人無參用之理聖人但云君子在内小人在外則泰君子在外小人在内則否小人既進君子必引類而去若君子與小人競進則危亡之基也兩宫深然之

夏五月己未朔日食

六月浙西水　杭州死者五十萬蘇州死者三十萬詔賜米百萬石錢二十萬緡賑之

翰林學士承旨蘇軾罷　初軾以論事為衆所忌趙挺之王覿攻之遂出知杭州未幾召還侍御史賈易復劾軾元豐末在揚州聞先帝厭代作詩及

不納厚賜遣還

日本入貢於遼

苛呂惠卿制詞詆毀先帝無人臣禮御史中丞趙君錫亦繼言之太后怒罷易知宣州君錫知鄭州呂大防請併軾兩罷乃出軾知潁州尋改知揚州

秋七月復制置解鹽使 詔解鹽復許通商

冬十一月罷劉摯知鄆州 摯性峭直有氣節不為利誘威怵自初輔政至為相修嚴憲法辨白邪正專以人物處心孤立一意不受請謁與呂大防同位國家大事多決於大防惟進退士大夫實執其柄然持心少恕勇於去惡竟為朋讒奇中遂與大防有隙先是蔡確之貶邢恕亦謫監永州酒稅以書抵摯摯故與恕善答其書有

永州住處第往以俟休復之語排岸官茹東澥得其書臨綵以示中丞鄭雍殿中侍御史楊畏二人方附呂大防因箋釋其語上之曰休復者語出周易以俟復者俟他日太皇太后復子明辟也又章惇諸子故與摯子游摯亦間與之接雍畏謂延見接納為牢籠之計以觀後禍月論王巖叟梁燾劉安世朱光庭等三十人皆其死友太后於是面諭摯曰言者謂卿交通匪人為異日地卿當一心王室若章惇者雖以宰相處之未必樂也摯皇恐退上章自辨而梁燾王巖叟果上疏論救之太后曰垂簾之初摯斥排姦邪實為忠直但此二事非所當為也遂罷知鄆州給事中朱光庭駁

之曰摯忠義自奮朝廷推之大位一旦以疑而罷天下不見其過言者以光庭為黨亦罷知亳州

中書侍郎傅堯俞卒　堯俞重厚寡言遇人不設城府人不忍欺論事君前略無回隱退與人言不復有驚異色素與王安石善熙寧初自知廬州入京時方行新法安石謂之曰舉朝紛紛俟君來久矣將以待制諫院處君堯俞曰新法世以為不便誠如是當極論之安石怒遂不用司馬光嘗謂邵雍曰清直勇三德人所難兼吾於欽之畏焉雍曰欽之清而不耀直而不激勇而能溫是為難耳欽之堯俞字也及卒太后謂輔臣曰傅侍郎清直一節始終不變金玉君子也方倚

以為相遞至是乎謚獻肅

壬申

元祐七年

春三月以程頤直秘閣判西京國子監既而罷之　頤服闋三省擬除館職判檢院蘇轍進曰頤入朝恐不肯靜太后納之遂差管勾崇福宮頤亦懇辭訖不就職范祖禹言頤經術行義天下共知司馬光呂公著皆欺罔者耶但草茅之人未習朝廷事體則有之乞召勸講必有補聖明不聽

夏四月冊備六禮立皇后孟氏　后洺州人馬軍都虞候元之孫帝年益壯太皇太后歷選世家女百餘入宮后年十六太皇太后及太后皆愛之教

大安八年

冬十一月北院大王耶律赫嚕卒　赫嚕柔佞初附耶律伊遜伊遜謀殺太子赫嚕多預其謀至是卒

夏

夏主李乾順天祐民安二年是年攻宋綏德城以重兵攝涇原境五旬乃還

女直

生女直部節度使和

以女儀王是太后諭執政曰孟
氏女能執婦禮宜正位中宮命學士
草制又以近世禮儀簡畧詔翰林臺
諫給舍與禮官議冊后六禮以進遂
命呂大防為六禮使韓忠彥充奉迎
使蘇頌王巖叟充發冊使蘇轍趙宗
景充告期使高密郡王宗晟范百祿
充納成使王存劉奉世充納吉使梁
燾鄭雍充納采問名使帝御文德殿
冊為皇后太皇太后語帝曰得賢內
助非細事也既而歎曰斯人賢淑惜
福薄耳異日國有事變必此人當之

五月王巖叟罷 言者論巖叟朋劉摯
為朋黨出知鄭州

六月以蘇頌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
郎蘇轍為門下侍郎范百祿為中書

哩布卒弟
頗拉淑襲
為節度使
和哩布
殿重多智
每戰未嘗
被甲嗣父
烏古鼐為
節度使內
外潰叛和
哩布困敗
為功破和
諾克薩克達
烏春烏木罕
基業始大
初建官屬

侍郎梁燾鄭雍為尚書左右丞韓忠彥知樞密院事劉奉世簽書院事

秋八月陝西地震　永興軍蘭州鎮戎軍環州地皆震

九月召蘇軾為兵部尚書兼侍讀　軾自揚州召為兵部尚書兼侍讀尋又遷禮部兼端明侍讀二學士御史董敦逸黃慶基言軾為中書舍人時草呂惠卿制詞指斥先帝其弟轍相為表裏以紊朝政呂大防奏曰先帝欲富强中國鞭撻四夷一時羣臣將順太過故事或失當太皇太后與皇帝臨御因民所欲隨事救改蓋理也當然比來言官用此以中傷士人兼欲搖動朝廷意極不善槪亦為其兄辨所撰惠卿謫詞初非謗訕先帝太后

統諸部官之長肯構為貝勒有子十一人長曰烏雅舒次曰阿固達和哩布疾篤呼弟英格謂曰烏雅舒柔善若辦集契丹事阿固達能之遂卒後追諡聖肅皇帝廟號

癸酉

曰先帝追悔往事至於泣下大防曰先帝一時過舉非其本意太后曰此事官家宜深知於是罷敦逸慶基為湖北福建路轉運判官未幾軾亦罷知定州

元祐八年

春三月蘇頌范百祿罷　先是侍御史賈易坐言事出既復監司更赦除知蘇州頌謂易在御史名敢言不宜下遷於廉前爭之時殿中侍御史楊畏來之邵附呂大防蘇轍即劾頌稽留詔命頌遂上章辭位乃罷為觀文殿學士集禧觀使頌為相務在奉行故事使百官守法遵職量能授任杜絕

清源王蔡確以英州別駕安置新州卒帝紹聖元年贈太師謚忠懷徽宗崇

大安九年

春三月西北路招討使耶律和囉木薩噶與磨古斯戰敗績　先是準布磨古斯叛和囉木薩噶追擊破之俘獲甚衆及還磨古斯復叛都監蕭張九與戰

夏

夏主李乾順天祐民安三年　夏遣使於宋請以蘭州一境易塞門二砦宋不許

世祖

僥倖之原戒疆場之臣邀功生事論議有未安者毅然力爭之見帝年幼諸臣太紛紜常曰君長誰任其咎每大臣奏事但取決於太后帝有言或無對者惟頒奏后已必再稟命帝或有所宣諭必告諸臣以聽聖語帝深重之百禄坐與頌同職事畏等累章劾之遂罷知河中府

夏六月梁燾罷　夏人自得四砦累遣使以地界為言詔二府議燾與同列語不合遂乞去帝不許至是以疾罷燾自立朝一以引拔人物為意嘗作薦士錄具載姓名或曰公所植桃李乘時而發但不向人開耳燾笑曰燾出入侍從致位執政八年之間所薦用之不盡負愧多矣帝以燾求去遣

寧初蔡京柄政追封確清源郡王擢確子懋同知樞密院事高宗即位下詔暴確姦之罪復追貶確武泰軍節度副使竄懋英州天下快之

不利二室韋伊判北王府等軍多陷沒主以耶律托卜嘉代和囉木薩噶為西北路招討使托卜嘉遼王仁先子也

冬十月磨古斯來襲鎮州耶律托卜嘉死之　磨古斯之為酋長由托卜嘉所薦至是遣人誘致之磨古斯偽降托卜嘉逆於鎮州西南禁士卒無得妄動敵至裨將耶

近臣密訪人材兼具奏人才可大任者陛下當自知之但須識別邪正公天下之喜怒圖任得中堅正純厚有守者不牽左右好惡之言以移聖意天下幸甚帝然之

秋七月以范純仁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純仁入謝太后謂曰或謂御必先引用王覿彭汝礪卿宜與呂大防一心對曰此二人實有士望臣終不敢保位蔽賢惟陛下加察純仁之將台也殿中侍御史楊畏附蘇轍欲相之因與來之邵上疏論純仁不可復相乞進用章惇安燾呂惠卿不報及純仁視事呂大防欲引畏為諫議大夫以自助純仁以畏不端不可用大防曰豈以畏嘗相公耶蘇轍即從旁誦其彈文純仁初不知也已而竟遷畏禮部侍郎

八月京東西河南北淮南水

九月太皇太后高氏崩　太皇太后不豫呂大防范純仁等問疾太皇太后

律烏頁等見其勢銳皆潰走杜卜嘉被殺

宋遣使告其母后高氏哀主遣使往弔祭

曰試言九年間曾施恩高氏否只為至公一男一女病且死皆不得見言訖泣下又曰老身沒後必多有調戲官家者宜勿聽公等亦宜早退令官家別用一番人乃呼左右賜社飯曰明年社飯時思量老身也尋崩太后聽政召用故老名臣罷廢新法苛政舉邊砦之地以賜西夏於是宇內復安遼主戒其臣下令勿生事於疆場曰南朝盡行仁宗之政矣有司請循天聖故事帝后皆御殿又請受册寶於文德殿太后曰母后當陽非國家美事況天子正衙豈所當御就崇政足矣臨朝九年朝廷清明華夏綏定力行故事抑絶外家私恩人以為女中堯舜

冬十月帝始親政詔內侍劉瑗等復入
內給事 太后既崩中外洶洶人懷
顧望在位者畏懼莫敢發言翰林學
士范祖禹慮小人乘間害政上疏曰
陛下方攬庶政延見羣臣此國家隆
替之本社稷安危之機生民休戚之
端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際天命人
心去就離合之時也可不畏哉先后
有大功於宗社有大德於生靈九年
之間始終如一然羣小怨恨亦不為
少必將以改先帝之政逐先帝之臣
為言以事離間不可不察也唯剖析
是非深拒邪說有以姦言惑聽者付
之典刑痛懲一人以警羣慝則帖然
無事此等既誤先帝又欲誤陛下天
下之事豈堪小人再破壞耶時蘇軾

方具疏將諫及見祖禹奏曰經世之文也遂附名同進而毀已草疏入不報會有旨召內侍劉瑗等十人復職祖禹又諫曰陛下親政以來未聞訪一賢臣而所召乃先內侍四海必謂陛下私於近習不可亦聽已而祖禹復請對曰熙寧之初王安石呂惠卿造立新法悉變祖宗之政多引小人以誤國勲舊之臣屏棄不用忠正之士相繼遠引又用兵開邊結怨外夷天下愁苦百姓流徙賴先帝覺悟罷逐兩人而所引羣小已布滿天下不可復去蔡確連起大獄王韶創取熙河章惇開五溪沈起擾交管沈括徐禧俞充种諤興造西事兵民死傷者不下二十萬先帝臨朝悼悔謂朝廷

不得不任其咎以至吳居厚行鐵冶之法於京東王子京行茶法於福建蹇周輔行鹽法於江西李稷陸師閔行茶法市易於四川劉定教保甲於河北民皆愁痛嗟怨比屋思亂賴陛下與先后起而救之天下之民如解倒懸惟是向來所斥逐之人窺伺事變妄意陛下不以修改法度為是如得至左右必進姦言萬一過聽而復用之臣恐國家自此陵遲不復振矣

十二月范純仁乞罷政不許　初太皇太后寢疾召純仁曰卿父仲淹可謂忠臣在明肅垂簾時惟勸明肅盡母道明肅上賓惟勸仁宗盡子道卿當似之純仁泣曰敢不盡忠及帝親政純仁乞避位帝語呂大防曰純仁有

時望不宜去可為朕留之且趣入覲帝問先朝行青苗法如何純仁對曰先帝愛民之意本深但王安石立法過甚激以賞罰故官吏急切以致民害退而上疏其要以為青苗非所當行行之終不免擾民也時羣小力排太后時事純仁奏曰太皇保佑聖躬功烈誠心幽明共鑒議者不恤國是一何薄哉因以仁宗禁言明肅垂簾時事詔書上之曰願陛下稽倣而行以戒薄俗辯忠彥亦言於帝曰昔仁宗始政羣臣亦多言莊獻之非仁宗惡其持情近薄下詔戒飭陛下能法仁宗則善矣帝不納

復章惇呂惠卿官以樞密都承旨劉安世知成德軍　呂大防為山陵使甫

出國門楊畏首叛大防上疏言神宗更法立制以垂萬世乞賜講求以成繼述之道帝即召對詢以先朝故臣孰可召用者畏遂列上章惇安燾呂惠卿鄧潤甫李清臣等行義各加題品且言神宗所以建立法度之意與王安石學術之美乞召章惇為相帝深納之遂復惇惠卿官安世諫以為不可出知成德軍

甲戌

紹聖元年

春二月以李清臣為中書侍郎鄧潤甫為尚書左丞　潤甫首陳武王能廣文王之聲成王能嗣文武之道以開紹述故有是命范純仁言於帝曰陛

冀王顥

進封徐王七年拜太師進王冀明年再見

大安十年

夏四月以耶律額特埒為都統討磨古斯破之

十二月改明年元

夏

夏主李乾順天祐民安四年

春遣使進

下親政之初四方拭目以觀舜舉皐陶湯舉伊尹不仁者遠縱未能如古人亦須極天下之選帝不納

癸宣仁聖烈皇后

三月壬申朔日食　不盡如鉤

呂大防罷　大防立朝挺挺進退百官不可干以私不市恩嫁怨以邀譽執政八年終始如一宣仁后時懇乞避位后曰上富於春秋公未可即去及須歲月吾亦就東朝矣及后崩殿中侍御史來之邵逆探時旨首劾大防而大防亦自求去帝亟從之

策進士罷門下侍郎蘇轍　廷試進士李清臣發策曰今復詞賦之選而士不知勸罷常平之官而農不加富可差可募之說雜而役法病或東或北

濮王宗暉　進封十一年卒追封懷王謚榮榛子仲愻

濮王宗晟　濮安懿王允讓子時嗣濮王宗暉卒詔以宗晟嗣明年再見

馬於宋助太皇太后山陵未幾復遣使於宋議易地宋不許

高麗　國王王運卒子昱嗣遣使告哀於遼遼遣使賻賵

女直

之輸興而河患滋賜土以柔遠也而
羌夷之患未弭弛利以便民也而商
賈之路不通其意蓋紹元祐之政也
轍諫曰伏見策題歷詆近歲行事有
紹復熙寧元豐之意臣謂先帝設施
有百世不可改者元祐以來上下奉
行未嘗失墜至於事或失當何世無
之父作於前子救於後前後相濟此
聖人之孝也漢武帝外事四征内興
宮室財用匱竭於是修鹽鐵榷酤均
輸之政民不堪命幾至大亂昭帝委
任霍光罷去煩苛漢室乃定光武顯
宗以察為明以讖決事上下恐懼章
帝深鑒其失代之寬厚愷悌之政後
世稱焉本朝真宗天書章獻臨御攬
大臣之議藏之梓宮仁宗聽政絶口

女直部節
度使頗拉
淑卒弟英
格襲節度
使　頗拉
淑初機敏
初為國相
用兵之際
屢當一面
尤能知遼
國政人情
後追謚穆
憲帝廟號
肅宗

不言英宗濮議朝廷洶洶者數年先帝寢之遂以安靜夫以漢昭章之賢與吾仁宗神宗之聖豈其薄於孝敬而輕事變易也哉陛下若輕變九年已行之事擬任累歲不用之人懷私怨而以先帝為辭大事去矣帝覽奏大怒曰安得以漢武比先帝轍下殿待罪衆莫敢救范純仁從容言曰武帝雄才大略史無貶辭轍以比先帝非謗也陛下親事之始進退大臣不當如訶斥奴僕鄧潤甫越次進曰先帝法度為司馬光蘇軾壞盡純仁曰不然法本無弊弊則當改帝曰人謂秦皇漢武純仁曰轍所論事與時也非人也帝為之少霽轍平日與純仁多異至是謝曰公佛地位中人也竟

落職出知汝州及進士對策考官第主元祐者居上樞部侍郎楊畏覆考乃悉下之而以主熙豐者置前列自是紹述之論大興國是遂變矣

以曾布為翰林學士承旨　初司馬光諭布增損役法布辭曰免役一事法令織悉皆出己手遽自改易義不可爲遂以戶部尚書出知太原府涉江寧過京留拜承旨

夏四月以張商英為右正言　帝初即位稍更新法之不便者商英時為開封推官上書言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今先帝陵土未乾即議變更得為孝乎復屢請執政求進且為諛詞貽蘇軾求入臺呂公著聞之不悦出為河東提刑至是召為右正言

商英在外十年憾元祐諸臣因極力攻之上疏言神宗盛德大業跨絕今古而司馬光呂公著劉摯呂大防援引朋儔敢行譏議今天日清明誅賞未正乞下禁省簡索前後章牘付臣等看詳簽揭以上望陛下與大臣斟酌可否焉

貶蘇軾知英州　全臺御史趙挺之等復言軾撰呂惠卿誥詞訕謗先帝黜軾知英州范純仁諫帝不納未幾侍御史虞策言軾罪罰未當又追一官惠州安置

詔改元　曾布上疏請復先帝政事且乞改元以順天意帝從之改元祐九年為紹聖元年於是天下曉然知帝意所向矣

罷翰林學士范祖禹　時帝欲相章惇祖禹言惇不可用帝不悅祖禹遂乞郡乃知陝州祖禹在邇英守經據正獻納尤多每當講前夕必正衣冠如在上側命子弟侍先按講其說開列古義參之時事言簡而當義理明白蘇軾稱為講官第一

以章惇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范純仁罷　惇之被召也通判陳瓘從衆道謁之惇聞瓘名邀與同載詢當世之務瓘曰天子待公為政何先惇曰司馬光姦邪所當先辨勢無急於此瓘曰公誤矣果爾將失天下之望惇厲聲曰光不務纘述先烈而大改成緒誤國如此非姦邪而何瓘曰不察其心而疑其迹則不為無罪若指

為姦邪又復改作則誤國益甚矣為今之計惟消朋黨持中道庶可以救弊惇不悅帝既相惇純仁請去益力乃以觀文殿大學士出知潁昌府自帝親政純仁扶佑之力居多凡薦引人才必以天下公議其人不知自純仁所舉或曰為宰相豈可不牢籠天下士使知出於門下純仁曰但朝廷進用不失其人何必其知出於我耶

召蔡京為戶部尚書以林希為中書舍人　章惇嘗言元祐初司馬光作相用蘇軾掌制所以能鼓動四方安得斯人而用之或曰林希可會希赴成都過闕惇欲使典書誥逞毒於元祐諸臣且許以為執政希久不得志請甘心焉凡元祐名臣貶黜之制皆希

爲之極其醜詆至以老姦擅國之語陰斥宣仁讀者無不憤歎一日草制罷擲筆於地曰壞名節矣

復免役法　章惇請復行免役法置司講議久而不決戶部尚書蔡京謂惇曰取熙寧成法施行之爾何以講爲惇然之顧役遂定差僱兩法司馬光章惇所見不同京再蒞其事成於反掌識者愈見其姦

以蔡卞爲國史修撰　元祐中史官范祖禹等修神宗實錄盡書王安石之過以明先帝之聖卞安石壻也上疏言實錄所紀類多疑似不根乞重行刊定詔從之以卞兼同修國史卞遂從安石從子防所求安石舊作日錄文飾姦僞芟落事實盡改正史

閏月復以陸師閔等為諸路提舉常平官

罷十科舉士法

以安燾為門下侍郎

貶吏部尚書彭汝礪知江州　言者謂其附會劉摯也汝礪將行帝問所欲言對曰陛下今所復者其政不能無是非其人不能無賢不肖政惟其是則無不善人惟其賢則無不得矣至郡數月而卒

五月詔進士專習經義

罷制舉罷宏詞科　三省上言今進士純用經義如詔誥章表等文皆朝廷官守日用不可闕者若悉不為試之何以兼收文學博異之士於是改置宏詞科歲詔進士登科者請試試者

雖多取無過五人剖格起與者特奏
命官
劉奉世罷　奉世敞之子也為人簡重
有法度常云家世唯知事君内省不
愧恃士大夫公論而已得喪常理也
譬如寒暑加人雖善攝生者不能無
病正須安以處之以章惇用事力乞
外出知成德軍
鄧潤甫卒
以黃履為御史中丞　元豐末履為中
丞與蔡確章惇邢恕相交結每確惇
有所嫌惡則使恕道風旨於履履即
排擊之時謂之四凶為劉安世所論
而出至是惇復引用仰報復仇怨元
祐正臣無一得免者矣
六月除字說之禁

以曾布同知樞密院事

秋七月奪司馬光呂公著等贈謚貶呂大防劉摯蘇轍梁燾等官詔諭天下

贊履張商英上官均來之邵等交章論司馬光等變更先朝之法畔道逆理章惇蔡卞請發光公著冢斵棺暴尸帝問許將將對曰此非盛德事也帝乃止於是追奪光公著贈謚仆所立碑奪王巖叟贈官貶大防為秘書監摯為光禄卿轍為少府監并分司南京初李清臣冀為相首倡紹述之說以計去蘇轍范純仁亟復青苗免役法及章惇至心甚不悅假與為異惇既貶司馬光等又籍文彦博以下三十人將悉竄嶺表清臣進曰更先帝法度不能無過然皆累朝元老

若從惇言必大駭物聽帝乃下詔曰大臣朋黨司馬光以下各以輕重議罰其布告天下餘悉不問初朋黨論起帝曰梁燾每起中正之論其開陳排擊盡出公議又曰蘇頌知君臣之義無輕議也由是頌獲免而燾止謫提舉舒州靈仙觀摯語諸子曰上用章惇吾且得罪若惇顧國事不遷怒百姓但責吾曹死無所恨正慮意在報復法令茲峻奈天下何

八月罷廣惠倉

復免行錢

冬十月以呂惠卿知大名府　監察御史常安民言惠卿賦性深險背王安石者其事君可知今將過闕必言先帝而泣以感動陛下希望留京輿帝

納之及惠卿至京請對見帝果言先朝事而泣帝正色不答計卒不施而去時論快之

十二月重修神宗實録成安置范祖禹等於遠州　蔡卞進神宗實録於是祖禹及趙彥若黃庭堅等並坐詆誣降官安置永澧黔州遷卞爲翰林學士言者又以呂大防監修神宗實録徙安州居住

乙亥

紹聖二年

春二月復保甲法

夏四月置律學博士

冬十月鄭雍罷

以許將蔡卞爲尚書左右丞

楚王顥

徙封冀王二年復徙封楚王明年再見

壽隆元年

冬十一月以都統耶律額特埒爲西北路招討使封漆水郡王　錄討磨古

夏

夏主李乾順天祐民安五年

贈蔡確太師諡忠懷　時確黨屢言確有定策功會渭京卒帝臨奠確子渭京撫也於喪次鬭訴遂有是命

貶監察御史常安民監滁州酒稅　時蔡京深結中官裴彥臣安民因論之謂京姦足以惑衆辨足以飾非巧足以移奪人主之視聽力足以顛倒天下之是非内結中官外連朝士一不附己則誣以黨於元祐非先帝法必擠之而後已陛下不早覺悟而逐之他日羽翼成就悔無及矣是時京之姦尚隱人多未測獨安民首發之又言今大臣為紹述之說皆借以報復私怨張商英在元祐時上呂公著詩求進諛佞無恥近乃乞毀司馬光及公著神道碑周秩為博士親定光諡

濮王宗晟嗣封二年卒追封昌王諡端孝弟宗愈嗣封尋卒追封襄王諡恭憲

濮王宗綽

濮安懿王子時嗣濮王宗愈卒詔宗綽嗣

斯之功也

高麗

是歲國王王昱疾遜命昱子顒權知國事

女直

入貢於遼

為文正近乃乞斷棺鞭尸陛下察此舉之言果出於公論乎章疏前後至數十百上度終不能回遂丐外帝慰勉不已至是復論章惇顯國植黨乞收主柄而抑其權反覆曲折言之不置惇遺所親信語之曰君本以文學聞於時奈何以言語自任與人為怨以安靜當以左右相處安民正色斥之曰爾乃為時相游說耶惇益怒至是御史董敦逸論安民黨於蘇軾兄弟會安民言事忤旨惇遂出安民監滁州酒稅安燾救之不克

封明年再見

濟陰王宗景相王允弼子封郡王至四年再見

左司諫張商英有罪免　商英黨章惇以攻安燾帝不直之遂免

十一月安燾罷　燾與章惇為布衣交惇親其助己而燾不下之遂有隙惇

用白帖貶謫元祐臣僚燾言於帝帝覺之鄭雍謂惇曰王安石作相嘗用白帖行事惇大喜取其案牘懷之以白帝燾言不行及赦常安民惇遂言燾與之表裏出知鄭州

貶范純仁知隨州　時呂大防等竄居遠州會明堂赦章惇豫言此數十人當終身勿徙純仁聞之憂憤欲申理所親勸其勿觸怒萬一遠斥非高年所宜純仁曰事至於此無一人敢言若上心遂回所繫大矣如其不然死亦何憾因上言牛李之禍數十年淪胥不解豈可尚遵前轍願斷自淵衷原放大防等疏奏惇大怒遂落觀文殿大學士徙知隨州

丙子

紹聖三年

春正月韓忠彥罷

秋七月竄范祖禹於賀州劉安世於英州　時劉婕妤專寵內庭章惇蔡京撫祖禹安世元祐中諫乳媼事以為斥婕妤也於是坐二人誣謗之罪祖禹謫授昭州別駕賀州安置安世新州別駕英州安置

九月廢皇后孟氏　劉婕妤嘗同后朝景靈宮訖事就坐嬪御皆立侍婕妤獨背立簾下后閤中陳迎兒訶之不顧閤中皆怨會冬至朝太后於隆祐宮后坐朱髹金飾婕妤亦欲得之從者知其意易座與后等衆弗能平因傳唱曰皇太后出后起立婕妤亦起

申王佖

封大寧王十二年進封申王至帝元符三年再見

端王佶

封遂寧王十二年進封端王至帝元符三年入即位是為徽宗

壽隆二年

春二月赫舍哩部阿蘇來奔

冬十二月夏國來獻宋俘

夏

夏主李乾順天祐民安六年

冬乾順奉母梁氏率衆五十萬入宋鄜州延州之境自長城一日馳至金明砦列營環城乾順子母親督桴鼓縱騎

尋復坐則或已撤婕妤座遂仆於地
慰不復朝泣訴於帝會后女福慶公
主疾后有姊頗知醫嘗已后危疾以
故出入宮掖公主藥弗效持道家治
病符水入治后驚曰姊寧知宮中禁
嚴與外間異耶令左右藏之俟帝至
具言其故帝曰此人之常情耳后即
焚符於帝前宮中相傳厭魅之端作
矣未幾后養母聽宣夫人燕氏尼法
端爲后禱祠事聞詔入內押班梁從
政等即皇城司鞫之捕逮宦者宮妾
三十人榜掠備至獄成命侍御史董
敦逸覆錄罪人過庭下氣息僅屬無
一人能出聲者敦逸秉筆疑未下內
侍郝隨等以言脅之敦逸畏禍乃以
奏牘上詔廢后爲華陽教主玉清妙

楚王顥
徙封二年卒追封燕王謚榮徽宗改封吳王子孝騫至徽宗建中靖國元年再見

濮王宗綽
嗣封二年卒追封榮王謚孝靖

四掠遂破金明城守兵二千八百惟五人得脫殺宋將張輿引兵還

女直
女直部節度使英格以兄和卓子薩哈爲國相時赫舍哩部阿

靜倦師法名冲真出居瑤華宮時章惇險附劉婕妤欲請建爲后遂與郝隨搆成是獄天下寃之

冬十月雷大雨雹

夏人寇鄜延陷金明砦　初帝聞有夏寇泰然笑曰五十萬衆深入吾境不過十日勝不過一二砦須去已而果破金明引退

以龔原爲國子司業　原少師王安石安石之改學校法常引原自助及爲司業遂請以安石所撰字說洪範傳及王雱論語孟子義刋板傳學者故學校舉子之文靡然從之其弊自原始

濮王宗楚　濮安懿王子初封南陽郡王至是嗣封濮王明年再見

景城王宗祐　濮安懿王子始封明年再見

蘇有異志英格召之阿蘇與郝人移都哩問兵爲難英格自往代之至阿蘇城阿蘇聞之往訴於遼遼使止英格勿攻英格留和卓守阿蘇城而還

吐蕃

丁丑

紹聖四年

春正月李清臣免　帝幸楚王似第有狂婦人遮道叫呼告清臣謀反乃清臣姑子田氏外婦也清臣不能引去御史劾免之

東陽王宗漢

濮安懿王子初封鄆國公至是進封東陽郡王明年再見

濮王宗楚

嗣封二年卒贈惠王諡僖節

壽隆三年

春正月加烏爾古部節度使耶律辰嘉努尚書右僕射　時西北諸部寇邊辰

邈川首領阿里骨卒子瞎征嗣瞎征即邦彪錢也

夏

夏主李乾順天祐民安七年　夏乾順聞

二月追貶司馬光呂公著等官　三省言司馬光等倡為姦謀詆毀先帝變易法度罪惡至深當時凶黨雖已死及告老亦宜薄示懲沮遂追貶司馬光為清遠軍節度副使呂公著為建武軍節度副使王巖叟為雷州別駕奪趙瞻傅堯俞贈謚追韓維荆任及孫固范百祿胡宗愈等遺表恩未與復追貶光朱厓軍司戶公著昌化軍司戶

復罷春秋科

流呂大防劉摯蘇轍梁燾范純仁等於嶺南貶韓維等三十人官大防道卒

大防之徙安州也其兄大忠自涇原入朝帝訪大防安否且曰執政欲遷諸嶺南朕獨令處安陸為朕寄聲

濮王宗祐

封景城王二年嗣封濮王至帝元符元年再見

安康王宗漢

封東陽王二年徙封安康至帝元符元年

嘉芻率兵出戰三戰皆克邊境遂寧

宋知渭州章楶統師出葫蘆河川城平夏師衆乘之為楶所敗

高麗

國王王昱卒子顒嗣

吐蕃

是歲宋以吐蕃瞎征襲邈川首領河西軍

聞之大防朴直為人所賣二三年可再見

復見也大忠泄其語於章惇惇繩之益力會侍御史來之邵言司馬光畔道逆理典刑未正鬼得而誅獨劉摯尚存實天以遺陛下遂貶大防舒州摯鼎州團練副使轍化州燾雷州別駕純仁武安軍節度副使安置於循新雷化永五州劉奉世光祿少卿安置柳州韓維落職致仕再謫均州安置王覿韓川孫升呂陶范純禮趙君錫馬默顧臨范純粹孔文仲王欽臣呂希哲呂希純呂希績姚勔吳安詩秦觀十七人通隨峽衡蔡亳單饒均池信和金光衡連橫諸州居住王放落職致仕張耒晁補之賈易並監當官朱光庭孫覺趙卨李之純杜純李

濟陰王宗景

封三年卒贈循王謚思

安定王世開

燕王德昭四世孫時

節度使封寧塞郡公

周並追奪官秩中書舍人葉濤當制詞封安定
文極醜詆聞者切齒先是左司諫張王世準已
商英上言願陛下無忘元祐時章惇卒詔世開
無忘汝州時安燾無忘許昌時李清嗣封至帝
臣曾布無忘河陽時以激怒之由此元符元年
諸賢皆不免肘燾已卒大防行至虔再見
州信豐而卒天下惜之既而蘇軾自
惠州徙昌化軍范祖禹自賀州徙賓潞公文彥
州劉安世自英州徙高州純仁時因
疾失明聞命怡然就道或謂近名純博
仁曰七十之年兩目俱喪萬里之行封四十二
豈其欲哉但區區之愛君有懷不盡年以太子
若避好名之嫌則無為善之路矣諸少保卒年
子欲以與司馬光議役法不同為請九十二追
冀得免行純仁曰吾用君實薦以致復太師謚
宰相昔同朝論事不合則可汝輩以忠烈子八

為今日之言則不可也有愧心而生
不若無愧心而死其子乃止每戒子
弟不可小有不平閒諧子怨章惇必
怒止之及在道舟覆於江純仁衣盡
溼顧諸子曰此豈章惇為之哉

降太師致仕文彥博為太子少保
者論其朋附司馬光詆毀先烈故也

閱月以曾布知樞密院事林希同知院
事許將為中書侍郎蔡卞黃履為尚
書左右丞　布初附章惇覬惇引居
同省故草惇制極其稱美復贊紹述
甚力惇忌之處於樞府由是稍不相
能時章惇蔡卞同肆羅織貶謫元祐
諸臣欲舉漢唐故事誅戮黨人帝以
問將將對曰二代固有之但祖宗以
來未之有本朝治道所以遠過漢唐

人及肯知
名　彥博
平居接物
濕下簡德
樂善如恐
言不及其在
洛也洛人
邵雍程顥
兄弟皆以
道自重實
接之如布
衣交與富
弼司馬光
等十三人
用白居易
九老會故

者以未嘗輒戮大臣也帝深然之
三月詔中書舍人蹇序辰等編類司馬
光等章疏　章惇議遣呂升卿等訪
嶺南盡殺流人帝曰朕遵祖宗遺志
未嘗殺戮大臣其釋勿治惇志不快
於是序辰上疏言朝廷前日正司馬
光等姦惡以告中外唯變亂典刑訕
譏宗廟睥睨兩宮實狀彰著其章疏
案牘散在有司若不彙輯而藏之歲
久必致淪棄願選官編類人為一帙
置之二府以示天下後世之大戒章
惇蔡卞請即命序辰及直學士院徐
鐸編類凡光等施行文書攟拾附著
緘悉不遺由是縉紳之士無得脫禍
者矣卞黨薛昂林自又乞毀司馬光
資治通鑑板太學博士陳瓘因策士

事置酒賦詩相樂序齒不序官為堂繪像其中謂之洛陽耆英會元祐間契丹使聊律永昌來聘蘇軾館客與使入覲望見彥博於殿門外卻立改容曰此潞公也聊問

引神宗所製序文以問帝自謂沮撓
色

夏四月知渭州章楶城平夏　楶以夏人猖獗上言城葫蘆河川據形勝以偪夏朝廷許之遂合熙河秦鳳環慶鄜延四路之師陽繕理他砦數十所以示怯而陰具板築守戰之備出葫蘆河川築二砦於石門峽江口好水河之陰夏人聞之帥衆來乘楶迎擊敗之二旬又二日城成賜名曰平夏城靈平砦章楶因請絶夏人歲賜而命沿邊諸路相繼築城於要害以進拓境土凡五十餘所

五月潞公文彦博卒　彦博逮事四朝任將相五十年名聞四夷立朝端重公忠直諒臨事果斷有大臣之風功

其年曰何壯也軾曰使者見其容未閱其語其綜理庶務雖精練少年有不如其貫穿古今雖專門名家有不逮使者拱手曰天下異人也

汲公呂大

成退居朝野倚重
六月癸未朔日食
秋八月彗星見西方
鄜延經畧使呂惠卿復宥州　惠卿乞
諸路出兵乘便討擊詔河東環慶並
聽惠卿期約惠卿遂遣將官王愍攻
破宥州尋又奏築威戎威羌二城加
惠卿銀青光祿大夫時章惇肆開邊
隙故諸道與役邀築屢被爵賞
冬十月以邢恕為御史中丞追貶王珪
為萬安軍司户參軍　初恕久斥外
心懷憤恨自河陽間道謁蔡確於鄧
州將繕成太后王珪廢立事以明確
與已定策功謀已定而無司馬光左
驗會光子康赴闕過河陽恕乃紿康
手書稱確功既而設事以諫議召過

防
封十二年
貶舒州團
練使安置
循州行至
慶州倍豐
卒高宗紹
興初追復
大學士封
宣國公謚
正愍　大
防自火持
重無嗜好
過市不左
右遊目燕

河陽恕復頌碑功於燕且出廉書爲詆既而恕帥中山誘高遵裕之子士京問有兄弟無士京曰有兄士克已死恕曰當時王珪爲相欲立徐王遵士克傳道言語於禁中公知否士京曰不知恕因啗以官爵曰不可言不知爲公作此事第勿以語人士京從之至是章惇蔡卞將甘心元祐諸賢引恕自助召還三遷爲中丞恕遂以北齊婁太后宮名宣訓嘗廢孫少帝立子演說爲司馬光語范祖禹曰方今主少國疑宣訓事猶可慮又令王棫爲高士京作奏言父遵裕臨死屏左右謂士京曰神宗彌留之際王珪遣士克來問曰不知皇太后欲立誰我比士克去之事遂已會給事中葉

居如對賓客每朝會威儀翼如神宗嘗目送之與兄大忠及弟大鈞大臨同居相切磋論道考禮冠婚喪祭一本於古關中言禮學者推呂氏　大鈞從張載學能守其

祖治亦以王珪於冊立時有異論於是詔追貶珪為萬安軍司户

十一月梁燾卒於化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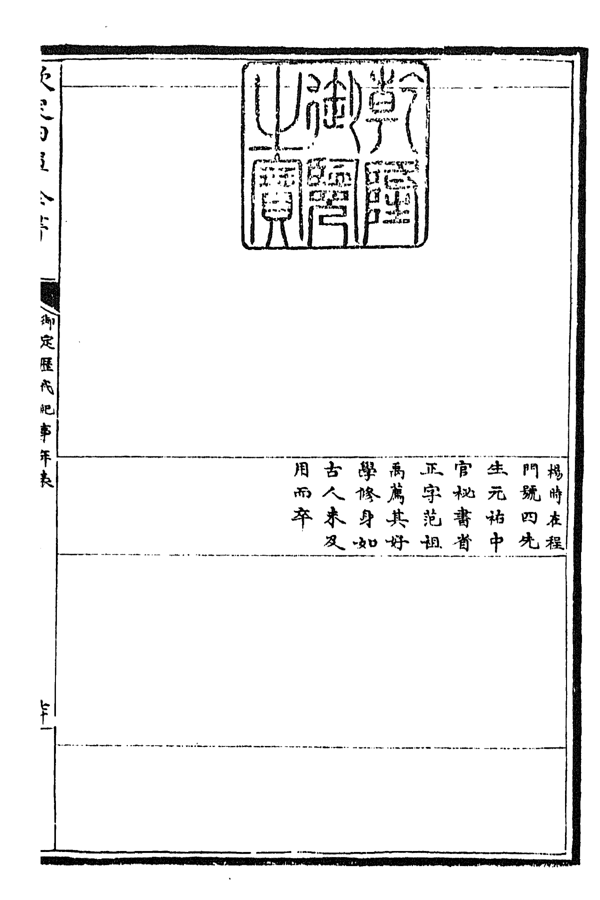
編管程頤於涪州　頤時放歸田里帝一日與輔臣語及元祐政事曰程頤妄自尊大在經筵多不遜於是言者論頤與司馬光同惡相濟削籍竄涪州河南尹李清臣即日迫遣欲入內別叔母不許明日贐以銀一百兩頤亦不受

復立市易務

十二月劉摯卒於新州

師說而賤履之尤喜請明井田兵制謂治道必自此始悉棋次為圖籍可見於用雖皆本於載而能自信力行載每歎其勇為不可及

大臨學於程頤與謝良佐游酢



楊時在程門號四先生元祐中官秘書省正字范祖禹薦其好學修身如古人未及用而卒

御定歷代紀事年表卷八十六